









金石萃編卷一

賜進士出身。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相誤

周宣王石鼓文

鼓凡十每鼓約徑三尺餘其第一十一行行六字第二九行行七字第三四皆十行行七字第五十一行行六字第六十一行上半殘闕每行止存四字第九十五行行五字其七八十三鼓剝蝕過甚行字數俱不可紀今在國子監大成門左右

第一鼓

齋車既王齋馬既昏齋車既既齋馬既
齋君子臬齋臬為齋口諫君子止柔口。
齋字二 齋字三 齋字四 齋字五 齋字六 齋字七 齋字八 齋字九 齋字十 齋字十一 齋字十二 齋字十三 齋字十四 齋字十五 齋字十六 齋字十七 齋字十八 齋字十九 齋字二十 齋字二十一 齋字二十二 齋字二十三 齋字二十四 齋字二十五 齋字二十六 齋字二十七 齋字二十八 齋字二十九 齋字三十 齋字三十一 齋字三十二 齋字三十三 齋字三十四 齋字三十五 齋字三十六 齋字三十七 齋字三十八 齋字三十九 齋字四十 齋字四十一 齋字四十二 齋字四十三 齋字四十四 齋字四十五 齋字四十六 齋字四十七 齋字四十八 齋字四十九 齋字五十 齋字五十一 齋字五十二 齋字五十三 齋字五十四 齋字五十五 齋字五十六 齋字五十七 齋字五十八 齋字五十九 齋字六十 齋字六十一 齋字六十二 齋字六十三 齋字六十四 齋字六十五 齋字六十六 齋字六十七 齋字六十八 齋字六十九 齋字七十 齋字七十一 齋字七十二 齋字七十三 齋字七十四 齋字七十五 齋字七十六 齋字七十七 齋字七十八 齋字七十九 齋字八十 齋字八十一 齋字八十二 齋字八十三 齋字八十四 齋字八十五 齋字八十六 齋字八十七 齋字八十八 齋字八十九 齋字九十 齋字九十一 齋字九十二 齋字九十三 齋字九十四 齋字九十五 齋字九十六 齋字九十七 齋字九十八 齋字九十九 齋字一百

殺燠子□□□□一方□□□□□□其六

□□□□□□□□□□□□□□□□□□□□

□□□□□□需雨□ 櫛迄湯之盪滌□ 君子即夢之馬

櫛并殿泪之露之□□ 舫舟□ 通湯戶自廡迄駮□□

佳舟以衍或陰或陽極淡□□于水一方□□止

其奔其教□□其吏□□□□□□□□□□

第六鼓

上 齋止通止 上 攣悲弄 上 除帥及綱

上 萬象出里 上 狷城舍 上 樂柁棧其

上 釋櫛膏鳴 上 亞簞其季 上 象所孝賢

版 走駢 馬羣 冀若 馭維立 其一 之心

第九鼓

辭 水 既 口 口 擊 口 口 口 口 既 止 嘉 對 鼎

里 天 子 訶 風 口 雀 內 多 口 訶 其 口 擊

口 馬 既 詔 鼓 口 肅 擊 口 口 口 丘 擊 擊 口

口 擊 擊 口 口 口 也 不 口 口 口 擊 擊 口 口

口 訶 詔 天 口 余 之 如 口 口 患 不 余 入

避水既口 避 擊 既 平 避 口 既止嘉對則里天子永寧日

佳丙申口口避其 用 擊 棄 馬 既 迪 擊 口康之駕口口口

左駢擊 右 駢 擊 口口口口口口如不口口口輸霧口口

口公謂天子余及如口口害不余及

第十鼓

前關 關 關 關 關 關 關 後關

吳人慈亟敬載鹵載北勿口勿而用大

祝曾享

執寓逢中闕孔口口鹿口避口其口口

口口驪大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附石鼓文音訓

共二石每石高廣俱三尺五寸三十二行分三列每列行十三字額題石鼓文音訓五字篆書音訓正書

跋隸書令在石鼓旁

愜山潘迪

避車既工避馬既同

避辭氏音我工籀文攻字蘇氏石鼓詩亦作攻按詩車攻傳攻堅綴

也同齊也物馬齊其力

避車既好避馬既駢

駢从馬缶聲疑與阜音義同詩車攻田車

既好四牡孔阜說者謂阜盛大也

君子員邈員旃

員作鼎籀文也說文員音云益也有重文

君子指從獵諸臣員衆多也邈邈旌旗搖動貌旃旌之末垂者

麇鹿速君子之求

麇牝

鹿速有重文速疾行貌或曰鹿之足迹

○鹵弓茲呂寺

鹵郭氏云恐當作鹵鹵弓即庾弓也

周禮庾弓利射侯與弋今按鼓文作鹵呂古以字下同寺諸家皆音時然下文別有時字或音侍

避駮

其時其來趨

趨丑亦反有重文說文行聲也一曰不行貌

趨夔

趨音憲夔作夙皆有重文

其義未詳或曰趨走意夔衆多也

即邀即時麇鹿趨

邀與邀小異疑非我字或音禦趨子

亦反鄭氏云直離反有重文

其來大即我毆其樸其○遺射其豨蜀

遺徒鹿反續也猶或作猶或音豚蜀恐續字蓋蜀有獨音

右一

薛氏次居八鄭氏次居三施氏次居一今按古文苑其序姑從施氏然舊說第五鼓言漁狩而

歸第一鼓言治道涂似失先後序若左右相易始於西北以第六爲第一第五爲第十則先後之序得矣然亦未可必也可讀者十有六句餘未詳凡六十四字此鼓舊墨本鹵上有孫字遺上有來字滅今漫

汧毆沔

王氏云汧音牽水出扶風汧縣西北入渭毆卽也字見詛楚文及秦斤鄭樵因此指爲秦物

今按醫繫皆外毆已見古書非始於秦也郭氏曰讀如緊語助沔籀作泛有重文鄭氏云沔讀作綿蓋用平聲

韻 沔 馭 淖 淵

然見秦權有重文與沔通詩南有嘉魚沔然鞞鞞王蕭云沔眾也馭籀文皮字或音

彼淖淵水

鯁鯉處之君子溥之

鯁鯉皆魚名鯁鄭氏音鯁鮎也處鄭氏讀作居

蓋取叶韻籀文

萬又鯨其旂趨

鄭氏云萬卽漫從萬通作曼疑有重文漫漫水

遺徒鹿反續也猶或作猶或音豚蜀恐續字蓋蜀有獨音

右一

薛氏次居八鄭氏次居三施氏次居一今按古文苑其序姑從施氏然舊說第五鼓言漁狩而

歸第一鼓言治道涂似失先後序若左右相易始於西北以第六爲第一第五爲第十則先後之序得矣然亦未可必也可讀者十有六句餘未詳凡六十四字此鼓舊墨本鹵上有孫字遺上有來字滅今漫

汧毆沔

王氏云汧音牽水出扶風汧縣西北入渭毆卽也字見詛楚文及秦斤鄭樵因此指爲秦物

今按醫繫皆外毆已見古書非始於秦也郭氏曰讀如緊語助沔籀作泛有重文鄭氏云沔讀作綿蓋用平聲

韻 沔 馭 淖 淵

然見秦權有重文與沔通詩南有嘉魚沔然鞞鞞王蕭云沔眾也馭籀文皮字或音

彼淖淵水

鯁鯉處之君子溥之

鯁鯉皆魚名鯁鄭氏音鯁鮎也處鄭氏讀作居

蓋取叶韻籀文

漁又鯨其旂趨

鄭氏云漁卽漫從萬通作曼疑有重文漫漫水

之瀟茫處又通作有籀文省下同見詛楚文鯨今作鯨魚名所加反趨辭氏作散即躒字有重文或者汕叶平

聲相干反帛魚鱧其籃氏鮮鄭氏云鱧音洛集韻云白色也

氏云按說文側余反醢也氏典禮反今按鱧字音醢白貌帛即白字言白魚醢醢然潔白登之於俎豆甚鮮也

黃帛其鱧又鱧又鱧鄭氏云鱧即鱧字卑連反或音醢

韻音其胡孔戾羸之夔胡施氏作豆今作肚乞及反博

鬻字或作繇夔丑若反相如望趨望有重文郭氏云籀

大人賦休曼奔走或音使文洋字鄭氏音汗今

作泮漣有重文鄭其魚佳可佳鱧佳鯉可目○之佳楊

及柳佳通作維可通作何子舊作囊說文符宵反鄭氏

義非謂穿之也蘇氏詩作何以貫之恐誤右二辭氏次居五鄭氏次居一十鼓中唯此完好然

者十有七句
凡六十字

田車既安鑿勒馬○

按詩傳輜車田獵驅逆之車取其輕捷也鑿郭氏云大么反轡首銅

也廣韻音條紆頭銅飾今按馬字非全文但偏旁从馬闕左邊當有垂文或作駟

避眾既簡

也左驂旂右驂健

詩駟驪是驂傳驂兩駢也車駕四馬內兩馬謂之服外兩馬謂之駢郭氏

云旂妨圓反旌旗總名旂取其輕舉貌健居言反爾雅驪駟馬黃脊或云紀偃反壯健貌

避昌齊于

邊

齊升也邊古避○舊有戎字止陟

陟疑作陸宮車其寫秀弓寺

射官車輦車也周禮輦車用於宮中秀與綉同綉弓戎弓也穀梁傳弓綉質質鞞也戎弓綉其質示武中有

文言田狩之時宮車寫而不用戎弓用之於射也寫讀如卸

麋豕孔度麇鹿雉兔

言所

獲多

其邊又旃

未詳其○熈○

鄭氏云熈今作奔或作走

大○出各亞

亞古孝經作惡

○○昊○

昊未詳辭氏作界字鄭氏云疑即思字碧落碑思作界郭

監二字通用

○○昊○

疑即思字碧落碑思作界郭

氏云恐是臭字古老反
大白澤也白澤獸名

執而勿射多度趨

說文趨郎擊反動也走也

鄭氏云與櫟同
或云郎谷反

君子適樂

適薛氏作適鄭氏作攸所也按漢書地理志鄧水適同五

行志彙倫道
叙皆古攸字

右三

薛氏施氏次居三鄭氏次居四可讀

○ ○ 鑿車

郭氏云人君乘車四馬鑿入鸞鈴象鸞聲按經史多作鸞左傳錫鸞和鈴詩入鸞倉倉

蒙敕真 ○

即拜字並見義雲章真鄭氏云即填字亦作

鎮說文敕即

策字或音速 ○ 弓孔碩彤矢 ○ ○

錫有功諸侯詩彤弓

昭兮書文侯之命及春秋傳彤弓一形

四馬其寫六轡

○ 驚

鄭氏云驚五到反

過驥孔度廊 ○ 宣搏

過即徒字驥鄭氏云音馭廊或云即

廊字辭郭作廓鄭氏作

齒車載衍

齒鄭氏云即齒字詩輜車鸞鑊田狩之車

郭宣見詛楚文今作宣

也。劉勰文載。戎達如章。遼溼陰陽。溼鄭氏云今作濕。通作濕。達徒也。如草言。

戎徒整布如文章。然遼高陸也。隰卑濕也。言高。趨六馬。

卑向背皆有陰陽。詩公劉相其陰陽。度其隰原。趨六馬。

射之。踈。鄭氏云趨。即趣字。有重文。七走反。詩蹶維。趣馬。

有重文疑。趣趣調和。閑習也。六馬天子所駕也。踈籀文。族。

借作鏃。○○如虎獸鹿如○○多賢迎。迎鄭氏云今作徇。

禽○○○○允異

右四。辭氏施氏次居四。鄭氏次居五。其文可讀者僅七句。言田獵之事。凡五十三字。辭氏曰允異之。

上舊有禽避兔三字。今按禽字下闕四字。

○○○○霈雨。榘。鄭氏云霈亦作零。詩東山零雨。榘今省作流。下同。見說文。

○○溲。皆磨滅不可辨。唯溲字今僅存其半。○○○○○○○○上此。

二十餘字。割。○○自廩。達。駿。○○佳舟以行。或陰。或陽。落不可考。

右七辭氏次居一鄭氏次居九舊有弓矢孔度左驂

二十字今剝落僅存
十有四字皆不成文

敬敬說文
與微同

右八辭氏次居六鄭氏次居七按施氏墨本所錄有
馭走驕驕馬虜哲若雉立其一之心十四字余

家藏舊本止敬字
存今漸剝落矣

避水既○避衢既平避○既止嘉樹則里天子永寧○

○日佳丙申○○○施氏云丙申下
二字尚可辨避其用衢○馬既

申敕○康駕申重也
敕戒也○○○左驂驂有重文施氏云
五到反馬怒也

馱識○○○如馱有重文
鄭氏音邀不○○○翰翰鄭氏云籀
文翰从飛

霧粹氏作霽郭氏云
恐是籀文霧字○○○○公謂天子○余及如如通

計見存三百八十六字

石鼓文十其辭類風雅然多磨滅不可辨世傳周宣王獵碣初在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宋大觀中徙開封靖康末金人取之召歸于燕其○聖朝皇慶癸丑始置大成至聖文宣王廟門之左右豈物之顯晦自有時耶鼓之所自先儒辨證已詳固不致妄議然其文曰天子永寧則為臣下祈祝之辭無疑又曰公謂天子則伯是畿內諸侯

從王于狩臣下迷其君語天子之言吁
鼓之時世雖不可必但其字畫高古非
秦漢以下所及而習篆籀者不可不宗
也迪自為諸生往來鼓笏每撫玩弗忍
去距今纔三十餘年魯之所存者今已
磨滅數字不知後今千百年所存又何
如也好古者可不為之愛護哉聞取鄭
氏樵施氏宿薛氏尚功王氏厚之等數
家之說考訂其音訓刻諸石俾習篆籀
者有所稽云至元己卯五月甲申奉訓

大夫國子司業潘迪書

翰林侍

講學士通奉大夫知

制誥

同脩

國史兼國子祭酒歐陽廟諱承事

鄧典簿尹忠承直郎博士黃潛奉議大

夫助教祁君璧致仕郎助教劉閻承務

郎助教趙璉浚仕郎助教康若泰同校

府學生茅亮刻

籀文者周太史籀之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七畧

曰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

異體甄豐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其跡有石鼓文傳

焉蓋諷宣王畋獵之所作今在陳倉

張懷瓘書斷

岐陽石鼓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爲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詩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置于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迺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

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
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
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
之士皆畧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
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
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
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
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爲文宣之鼓也隋唐古
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耶然退
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爲信耳至於字畫亦非少

籥不能作也

歐陽修
集古錄

世傳岐山周篆昔謂獵碣以形制考之鼓也三代之
制文德書于彝鼎武事刻于鉦鼓征伐之勲表于兵
鉞其制度可考後世不知先王之典禮猶有存者鑿
山刻石自是昭一時功蹟唐世諸儒以石鼓爲無所
據至謂田獵之碣蓋未知古自有制也方唐之時其
文隱顯未盡缺落微詞索事或可得之而韓愈韋應
物徒知校獵受朝宣暢威靈懣讐夷夏故愈謂此爲
宣王時應物以其本出岐周爲文王鼓當時文已不
辨故論各異出也嘗攷于書田獵雖歲行之至于天

子大蒐微會諸侯施大命令則非常事也故四王二
公後世以爲絕典然則宣王蒐于岐山不得無所書
或史失之其在諸侯國當各有記矣不應遂使後世
無傳此其可疑也當漢之時見號奇字如甄豐輩定
作史籀書竇蒙以爲宣王獵碣而曰我車旣攻我馬
旣同張懷瓘以此本車攻詩因考合前說且曰諷岐
獵之所作也愈應物其書籍之則有據矣然爲諷爲
美其知不得全于文義見也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杜
預謂還歸自奄乃大蒐于岐陽然則此當岐周則成
王時矣方楚合諸侯求大蒐禮者不知宣王嘗狩于

岐山以合諸侯況小雅所美其地本東都又選車徒
無大號令則不得爲盛節古者詩書不嫌同文其據
以此便謂宣王未可信也呂氏紀曰蒼頡造大篆後
世知有科斗書則爲篆爲籀漢制八書有大篆又有
籀書張懷瓘以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爲
篆而籀文蓋其以名自著宣王世所作也如此論者
是大篆又與籀異則不得以定爲史籀所書叔向曰
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蕝當時以爲
重禮故後世不得泯沒宣王蒐岐陽世遂無聞哉方
成康與穆賦頌鐘鼎之銘皆番吾之迹然則岐陽惟

成王大會諸侯則此爲番吾可知書言成湯狩于亳
故後世有亳亭宣王狩于敖其在地記則著敖亭詩
曰選徒于敖其事可以考矣周書紀年于蒐狩之大
皆書則合諸侯而盼大命亦一見于成王此其可信
也當漢號史書以刻畫奇崛蓋亦不得盡其文則其
不見道固宜獨怪愈于唐中世得之乃謂勒勳以告
萬世又恨聖人于詩不得見之石鼓之譌自杜甫尚
嘆不知愈何以知其意謂編詩有遺也或曰此成王
時詩則頌聲所存聖人不應去之果有豈不知耶曰
轡之柔矣作洛皇門此周公作也詩書不得盡見將

一時所訓非禮亂所繫不足施後世者不得著也其
因後代亡之亦未可知也曰子信爲成王頌何前世
未有考者則其說使人盡得信乎曰蒐于岐陽書傳
再見而車攻之獵詩以爲敖此可謂無所據乎此余
攷于古而知之世亦安得異我說者知考古而索其
事自當有所得爾不待此以傳也

董道廣
川書跋

周宣王石鼓歐陽文忠公以爲唐以來韋應物韓退
之嘗盛稱贊予謂不特二公老杜固嘗有李潮八分
小篆歌云陳倉石鼓文已訛況蘇勗載記亦言石鼓
文謂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則知石鼓稱

爲周宣王所創者在昔不止三公也

吳曾能改齋漫錄

國朝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堂後予嘗見之

辟雍廢徙置禁中而岐下有摹本殊失古意

胡世將資古紹

志

古蹟記云史籀石鼓文不知徐浩何據也韋左司應

物歌云周宣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煒煌煌石如鼓

形數止十風雨缺剝苔蘚澀飛喘委蛇相糾錯乃是

宣王之臣史籀作鞞退之又從而作歌云周網凌遲

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

鼓隳嗟我辭嚴義密讀難曉如此至寶存豈多豈亦

以浩爲證乎歐陽公云言與雅頌同字古而有法非
史籀不能作言固同矣但篆畫行筆當行于所當行
止于所當止今位置窘澀促長引短務欲取稱如柳
帛君庶字是也意已盡而筆尚行如以可字是也十
鼓畧相類姑舉一隅識者當自神悟以器窾惟字參
鼓刻惟何惟鯉之惟則曉然可見矣蓋字畫無三代
醇古之氣吾是以云前輩尚疑繫辭非夫子所作僕
于此書直謂非史籀跡也

翟者年
籀史

開元以後張懷瓘韋應物韓退之直云宣王之鼓也
然詳考其語實皆臆度以言無有明著如予所見則

謂此鼓不爲宣鼓而當爲成王之鼓也左氏昭四年
椒舉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曰成王歸自
奄大蒐于岐山之陽杜預之爲若言也雖不曰蒐岐
之有遺鼓而謂成蒐之在岐陽者卽石鼓所奠之地
也然則鼓記田漁其殆成王之田之漁也與宣王固
嘗出鎬而東獵矣其地自屬東都故曰四牡龐龐駕
言徂東徂東云者以方言之則自鎬出洛也岐在豐
西三百餘里安得更云徂東也則鼓辭不爲車攻之
辭亦已明矣鼓辭旣不爲車攻之辭則何據而云宣
王之鼓也故予惟椒舉之言旣能明記岐蒐爲成王

之蒐則其不能明記此蒐之有鼓雖爲不備若較之
專用籀體定爲宣王之物者其說差有本祖 古今

常言刻石起于秦世泰山鄒嶧是其事矣然方秦皇
之讓刻山也其羣臣上議已曰古之帝者猶刻金石
以日爲紀則刻石之與刻金其所自來皆在秦前若
夫伐石爲鼓則意又可料矣田漁必用衆致衆必以
鼓因其鼓之入用而斲石象之因以記事焉是其托
物爲久正與鑄金刻金共一意也後漢橋元之廟石
鉦石鉞以及石鼓而蔡邕與爲銘辭則曰是用鉦石
作茲鉦鉞軍鼓陳之東階以勒公文武之勲焉邕之

謂勳者蓋橋嘗尅平鮮卑也鉦鉞鼓三者皆軍旅間
用器而三器同爲一辭則古來識事于石豈必專爲
鼓形顧岐陽田漁其用在鼓而因用以著辭焉耳漢
距三代未遠古制猶有存者邕最知古故能模肖古
制與橋勳爲明而石鼓源流賴之以存也 紹興壬

子福唐鄭昂得洪慶善所遺石鼓墨本其自跋曰昂
貢隸辟雍時常徘徊鼓下以舊本校之字又差訛矣
寇難以來不知何在莆田鄭樵著石鼓考其文多至
數百千言謂鼓入辟雍及保和殿皆與昂同或得之

昂也樵之博固可重而語多不審予嘗論辨正之

文多不錄 東坡自記其所覽曰其詞云我車既攻

我馬既同其魚維何維鱖維鯉寫以貫之維楊及柳

此六句可讀管多不可通此二十四字蓋東坡仕岐

而於鼓上見之其口何以貫之維楊及柳而鄭本乃

作標蓋疑鄭本不真也

程大昌
雍錄

溫彥威使三京得偽劉訶臣馬定國文云石鼓非周

宣王時事乃後周文帝獵于岐陽所作也史大統十

一年獵于白水遂西狩岐陽

姚氏
殘語

石鼓文周宣王之獵碣也歐陽修作集古錄設三疑

鄭樵指以爲秦鼓馬定國指爲後周物近人稍有惑

其說者故予不得不辨集古之一疑曰漢桓靈碑大書深刻磨滅十八九自宣王至今爲尤遠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予謂碑刻之存亡係石質之美惡摹拓之多寡水火風雨之及與不及不可以年祀之久近論也且如詛楚文刻於秦惠王時去宣王爲未遠而文細刻淺過於石鼓遠甚由始出於近歲戕害所不及至無一字磨滅者顏真卿干祿字刻於大歷九年顯暴於世工人以爲衣食業摹拓爲多至開成四年纔六十六載而遽已訛闕由是言之年祀久近不

其說者故予不得不辨集古之一疑曰漢桓靈碑大書深刻磨滅十八九自宣王至今爲尤遠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予謂碑刻之存亡係石質之美惡摹拓之多寡水火風雨之及與不及不可以年祀之久近論也且如詛楚文刻於秦惠王時去宣王爲未遠而文細刻淺過於石鼓遠甚由始出於近歲戕害所不及至無一字磨滅者顏真卿干祿字刻於大歷九年顯暴於世工人以爲衣食業摹拓爲多至開成四年纔六十六載而遽已訛闕由是言之年祀久近不

士略而不道三疑以謂隋世藏書最多獨無此刻予
謂金石遺文溷於瓦礫歷代湮沒而後世始顯者爲
多三代彝器或得於近歲其制度精妙有馬融鄭元
所不知者又詛楚文筆蹟高妙世人無復異論而歷
秦漢以來數千百年湮沈泉壤近世始出於人間不
可謂不稱於前人不錄於隋氏而指爲近世僞物也
予意此鼓之刻雖載於傳記而經歷亂離散落草莽
至唐之初文物稍盛好事者始加採錄乃復顯於世
及觀蘇勗叙記尤喜予言之爲得也則夫隋之不錄
又無足疑者況唐之文籍視今爲甚備而學者不敢

爲臆說自貞觀以來諸公之說若出一人固不特起於韋韓也而韋應物又以爲文王時鼓宣王時刻言之如是之詳當時無一人非之傳記必有可考者矣小篆之作本於大篆丞殿二字見於秦器固無害況舛字從山取山高奉舛之義著在說文字體宜然非始於秦也唐初去宇文周爲甚近事語尚在於長老耳使文帝鑄功勒成以告萬世豈細事哉宜時人共知之況蘇勗之祖邳公綽用事於周文物號令悉出其手豈得其賢子孫乃不知其祖之所作者乎其鼓有十因其石之自然粗具鼓形字刻於其旁石質堅

頑類今人爲確磴者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爲
博士時請於祭酒欲以數橐駝輿致太學不從鄭餘
慶始遷之鳳翔孔子廟經五代之亂又復散失本朝
司馬池知鳳翔復輦至於府學之門廡下而亡其一
皇祐四年向傳師搜訪口足之大觀中歸於京師詔
以金填其文以示貴重且絕摹拓之患初致之辟廡
後移入保和殿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傳濟河
遇大風重不可致者皆棄之中流今其存亡特未可
知則拓本畱於世者宜與法書並藏詎可輕議也哉
紹興己卯歲予得此本於上庠喜而不寐手自裝治

成帙因取薛尚功鄭樵二音參校異同并攷覈字書
而是正之書於帙之後其不知者姑兩存之以俟博
洽君子而質焉

王厚之復
齋碑錄

歐陽文忠謂其書非史籀不能作但疑其自宣王至
今實千有九百餘年理豈得存是不然也夫石刻之
易漫者以其摹搨者多故也今石鼓委置草萊泥土
之中兀然不動至唐始出以故完美如初況其石之
質頑性堅若世爲碓礮者哉此不足疑一也鄭漁仲
謂是秦篆因其以毆爲也見於秦斤以丞爲番見於
秦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爲帝亦可謂

王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以爲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也余按易書經文無也字則知古轉用毆叕字正當從山取奉叕高意六月宣王之詩也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吉日宣王田獵之詩也曰天子之所曰以燕天子祈父刺宣王之詩也曰予王之爪牙此不足疑二也温彥威使三京以爲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蓋因史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之語而云也尤爲謬妄夫自秦漢晉宋隋唐以來苟能書如斯冰瑗邕諸人皆名後世豈後周時有能書若此而不名乎況其詩詞嚴古尤非南北朝時所能到者且蘇勗

韋韓諸公去後周未遠不應謬稱如是此不足疑三也故今斷然以爲宣王田狩之詩而史籀之書也蓋宣王田狩岐陽之時從臣贊美刻詞出於一時若車攻吉日則田獵東都時所作者其詞多與石鼓同如我車旣攻我馬旣同修備之詞一也麇鹿麇麇麇鹿趨趨獸多之詞同也車攻曰四牡靡靡四牡奕奕吉日亦曰四牡孔阜蓋卽石鼓趨趨六馬四馬其寫之謂也他如駕言徂東駕言行狩卽我其用道之謂也曰之子于苗卽君子之求之謂也曰逸徒囂囂徒御不驚卽徒驥孔庶避从旣簡之謂也曰建旒設旄悠

悠旆旌卽其旂鼎旂之謂也曰赤芾金舄卽華勅墳
墳之謂也曰會同有繹卽來樂天子之謂也曰決拾
旣飲弓矢旣調卽秀弓孔碩彤矢奕奕之謂也曰兩
一驂不倚不失其馳卽左驂旒旒右驂騤騤之謂也曰
助我舉柴卽我廌允異之謂也曰大庖不盈卽我公
謂大害不余及之謂也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以燕
天子卽君子乃樂天子永寧之謂也曰吉日維戊吉
日庚午卽日維丙申之謂也曰田車旣好卽田車旣
安我車旣好之謂也曰從其羣醜瞻彼中原其祁孔
一有卽我以濟于原我戎止射其來大有其來遺遺之

謂也曰儻儻俟俟卽變田若反之謂也曰旣張我弓
旣挾我矢卽秀弓時射射之族族之謂也曰漆沮之
從卽于水一方之謂也曰殪此大兕卽我毆其特之
謂也又况石鼓漫滅者其詞繁而不殺不若車攻二
詩嚴肅簡潔足該十篇之意故偶見刪削也古詩三
千餘篇而夫子定爲三百十一篇此類是也若以不
見收錄遽以是疑之則論語所引素以爲絢兮偏其
反而之句皆逸詩也豈可以是而盡疑論語乎時洪

武乙丑夏五月趙古則書

朱存理鐵
網珊瑚

右石鼓文宋代搨本洪武中藏於餘姚儒者趙古則

後歸予家石鼓昔人論之詳矣馬定國定爲宇文周
時所造元天台劉仁本爲石鼓論本之定國而斷其
非史籀之書二子謬妄固不俟言跋復謂蘇勗韋韓
諸公去後周末遠不應繆稱如是而以其言爲可信
予觀應物退之其去後周似爲遼闕勗真觀時住吏
部侍郎視後周則誠未遠又按李嗣真書後品張懷
瓘書斷亦皆以石鼓爲史籀書嗣真高宗時人而懷
瓘老於開元則稱石鼓爲籀書者始於蘇氏繼於李
張而退之直據之耳鄭夾漈謂石鼓至唐始出於
岐陽鄭餘慶取置鳳翔孔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

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遂足主順伯謂五代之亂
鼓復散失司馬池復葺教府學其一鼓已亡向傳師
搜訪足之二說皆同予遊見傳師跋乃知第十鼓其
先蓋嘗有偽爲者至梅傳師而真鼓始復此皆王鄭之
所未及豈其未嘗覓而誤邪鄭復謂大觀中鼓置之
辟雍復取入保和殿經靖康之變未知其遷徙與否
王則謂大觀中鼓歸京師詔以金填其支靖康之末
保和珍異北去或傳濟河遇風棄之中流而存亡未
知後王子充題此謂金人入汴剽取其金而棄去之
至元乃輦至京師置於國學廟門之下予按資古錄

云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後辟雍廢徙
置禁中則置之辟雍者蔡氏而所謂禁中卽保和殿
也若王鄭之未知其遷徙存亡蓋當是時北方非中
國所有而二公又皆南人故云然也及觀之虞伯生
云金人得汴梁鼓亦北徙雷王宣撫宅宅後爲大興
府學伯生助教成均言於時宰得置之國學大成門
內則淪入濟河與夫金人棄之之說皆不足信不知
二王何從而得之也余得唐人拓本於李文正先
生凡七百二字蓋全文也嘗刻之木以傳矣然都元
敬金薤篇劉梅國廣文選所收仍是殘缺四百九十

四字本蓋亦未見此也

楊慎升
菴外集

岐陽石鼓文有謂爲周宣王獵碣者惟董程二氏以
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證之皆鑿鑿有據其言真如岳
峙不可復撼第廣川有其學有其識有其辯而無其
筆故不勝藤葛糾纏確論反晦耳鄭樵謂爲秦惠文
後及歐陽三疑皆瞽說迷謬不足與辯韋應物謂爲
文王之鼓宣王刻詩真如少君古強之徒曾目睹其
事也馬子卿以爲宇文周時作益可笑

郭宗昌
金石史

石鼓文據楊升菴金石古文載其全文謂得唐人拓
本於李文正家予讀而驚歎已錄于京師古石考中

然陸文裕深謂石鼓經博洽之儒如王順伯鄭漁仲
搜訪靡餘力咸存斷缺歐陽公集古錄才四百六十
有五字胡世將資古所錄僅多九字孫巨源于佛龕
中得唐人所錄古文乃有四百九十七字近世吾衍
子行自謂以甲秀堂譜圖隨鼓形補缺字列錢爲文
以求章句又叅以薛尚功諸作亦僅得四百三十餘
字不知近日何緣得此十詩完好如楊用修之所從
來果有的據固是千古一快如以補綴爲奇固不若
闕疑爲愈今細讀十詩古致翩翩恐非用修所能辦
然用修謂得之李文正家而文正懷麓堂稿絕不道

及何也

孫承澤庚子銷夏記

楊用修謂從李賓之所得唐人拓本多至七百有二
字又言及見東坡之本人多惑焉愚攷第三鼓潘氏
音訓有避眾旣簡句古文苑脫避字有眾字用修不
取易以六師二字第四鼓潘本有四馬其寫六轡口
驚句驚上脫一字古文苑本驚作重文用修亦不取
更以六轡沃若第五鼓霽兩上古文苑有蕩蕩二字
薛氏施氏本則有天字用修亦不取增我來自東四
字夫車攻狩于東故云駕言徂東東有甫草若岐陽
在鎬京之西豈得云我來自東乎至于第六鼓因民

間窪以爲臼其上漫漶以諸鼓驗之每行多者七字少者六字此鼓行僅四字上皆缺二三字用修每行增一字強之成文又如第七鼓用修增益徒御嘽嘽會同有釋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咸與小雅同文不知鼓文每行字有定數難以增益尤有異者鼓有口文郭氏云恐是臭字古老反大白澤也用修遂以惡獸白澤入正文中其亦欺人甚矣攷賓之石鼓歌中云家藏舊本出黎棗楮墨輕虛不盈握拾殘補缺能幾何以一涓埃裨海嶽夫以歐陽薛胡諸家所見止四百餘字若賓之本有七百餘字拾殘補闕

亦已多矣竇之不應爲是言也子瞻之詩曰韓公好

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強尋偏旁推點畫時得

一二遺八九模糊半已似癡牴詰曲猶能辨跟肘子

由和之有云形骸偃蹇任苔蘚文字皴剝因風雨字

形漫汗隨石缺蒼蛇生角龍折股夫用修之本既得

自竇之傳自子瞻是子瞻克見其全子由亦得縱觀

子瞻子由又不應爲是言也杜子美詩有曰陳倉石

鼓久已訛韋蘇州詩有曰風雨缺譌苔蘚滿而韓吏

部歌曰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又曰年

深豈免有缺畫則石鼓在唐時已無全文故吏部見

張生之紙本以爲難得也吳立夫詩亦云岐右石鼓
天下觀駱駝載歸石盡爛夫以唐宋元人未見其全
者用修獨得見之此陸文裕亦不敢信由石鼓而推
之用修他所攷證吾亦不能已于疑無惑乎陳晦伯

有正楊一編矣

朱熹尊曝
書亭集

石鼓古遺寶也古文苑云周宣王狩於岐陽刻石鼓

文十篇風雅逸編云石鼓詩周宣王獵碣也鄭樵謂

文是秦篆温彥威以爲西魏文帝所作王厚之趙古

則皆力言其非斷以爲宣王之時史籀之書乃丹鉛

錄又云岐本周地平王東徙以賜秦襄公自此岐地

屬秦秦人好田狩是詩乃作其字類小篆地秦地聲
秦聲字秦字其爲秦詩何疑先舒按楊氏此論與逸
編說異蓋自相牴牾耳程大昌雍錄極辯石鼓非宣
王物當爲成王鼓先舒按稱石鼓詩之自出者四而
余最服程氏蓋西魏之說固謬妄不足論卽謂出於
宣王及秦人者亦皆未詳本辭故耳然程氏辯覈雖
精而未鳴故人亦不甚信之余謂中興詩尚簡潔秦
風辭多險峭而石鼓閎碩典雅頗近東山七月之遺
響宜爲成王之詩一也以爲秦作則宜在乎襄文之
間蓋襄公始命有田獵之事而文公嘗東獵至汧渭

又伐戎收地至岐爾時秦未嘗稱王安得嗣王天子
之名乎二也秦固保西垂地近烏鼠若獵于岐陽是
自西來東則不應言避來自東三也秦時才得列爲
諸侯未離戎習獨以赤馬黃牛各三滂祀西時寶鷄
之類安得有進獻用特歸格藝祖之禮四也且以爲
宣王詩則是時猶都鎬而岐在鎬西自岐畋罷還鎬
又不當云駕言西歸也五也蓋成王伐奄歸而蒐于
岐奄在東方故曰避來自東漢漢零雨又曰駕言西
歸此蓋追述歸時道路之艱苦有勞人恨士之思焉
與東山極相類或卽是周公作耳蓋當時始紉殷命

淮徐扇亂方用兵之際故東伐淮夷踐奄歸復蒐岐
以耀兵講武其云告於太祝卽周禮太祝之職所謂
軍歸獻社則前祝是也且周公無逸以嗣王稱成王
立政又云告嗣天子王矣則所稱來嗣王始尤爲成
王無疑諸說又何紛紛歟

毛先舒思
古堂集

古文籀文學者不能盡通諸家釋音不無傳會之失
如君子員員邈邈員旂鄭潘說皆不了按古文旂旂
本一字云與員亦相通楊讀爲君子云獵云獵云
蓋得之矣瀉有鯨潘氏讀鯨爲鯨疑瀉有重文愚

鯨當是小魚二字小魚合爲鯨字猶小大合爲尖

也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古文苑所載石鼓文乃章樵取薛尚功鄭樵王厚之施宿諸家之說集錄爲一編潘迪撰音訓多所採取而搜羅最備者莫如朱彝尊之石鼓考附于日下舊聞之後同時有南豐劉凝撰石鼓文定本所摹篆文以搨本爲之主而參以薛尚功鐘鼎欵識其例凡搨本全者用圓圍識之彷彿者無圍搨本所無以薛本補者用方圍并雜採詩文薈萃成書成于康熙乙巳在石鼓考之先視朱考稍畧然亦精審惟其用方圍處取今所行鐘鼎欵識校之亦不全恰欵識係崇禎

癸酉所刊恐非善本然定本亦未可盡據也又從舊帖中檢得胡正言所摹縮本石鼓文石刻乃本其師李登所輯薛尚功楊升菴二家之本細校之不但與今本款識多互異之處卽較之搨本亦有數字不同又金石圖列鼓形高廣次第皆備然七八兩鼓仍同音訓而與今位置不合且其所摹間有數字全缺而今搨本反分明可辨者亦有全存而今無一畫見者且有筆畫與搨本異者大抵諸家著書或但據舊本傳寫故竟無一書與今搨本脗合者

朱文藻跋

第一鼓遒毆其口

薛鄭皆作孫字施氏宿云以碑木考之髣髴是時字燕昌按天一閣

本孫字

夔鄭云今作夔未詳音義石木有重文潘二

爲近作枯玉篇泉燥

其狷潘云或作狷或音豚吾邱氏行

定錢竹汀云按詩並驅從兩行兮毛云三歲

日肩籀文或从豕耳潘說是吾讀爲獮似非第二鼓

汧郭云讀如繫錢云秦斤以毆當也字按汧毆字

卽古池字春秋曲池亦作毆蛇池蛇古通用池亦在

移音燕昌按爾雅汧水篇汧出不流郭注水泉出自

停成汚池可證淖淵燕昌按水經注汧水篇其水束

淵之文又云潭漲不測出五色魚正合下鰓章作

鯉處之帛夙繅繅黃帛其鱗又鱗又鱗之文夙章作

二字錢云當是小夙二字錢可廬云其句法與潛有

多魚相同燕昌按爾雅鰓小魚也郭注家語曰其小

者鰓夙也疏云夙之大者名爲鱒小者名鰓此鼓既

曰小魚又曰鱒是大小並陳應從錢氏釋小魚爲得

也其籃鄭云籃讀作籃與俎豆之俎同說文側夙反

醢也吾邱云此鼓甚完句曰其籃氏鮮鄭音

是矣。錢云：當是筵字。說文：次，卽涎字。其朔，吾耶云：郭

則筵與筵通。籀文加皿，又加一木耳。其朔，云：今作朧

乞及反。博雅：膜謂之朧。鄭作豆大無義。理錢云：卽涪字。第三鼓止陟，施云：鄭本

下有陣止二字。今攷碑本，戎卅二字。上下相承，不容

陣止二字。于其間，又陟字。鄭云：今作陸。薛作陟，疑爲

跌字。潘云：陟疑作陸。吾邱云：右邊乃矢字，合作陟。未

詳句曰：我戎止陟爲陸。近是鄭。煥仲以陟爲陣，又顛

倒其文，置止字下。章升道則以止字誤。世字施武，又

子又疑陟爲跌。于是字數溢，出與鼓文不合矣。又

旃，鄭云：今作紳。無據。吾邱云：謂音紳。第四鼓，飢衍。章

卽道字。錢云：此字而見前。協原濕陰陽。趁，燕昌按

後協或陰或陽。當演戶郎切。卽古行字。趁，此字今

闕。自宋以來，模本俱作六字。玩家藏宋搨本，剝蝕中

似作焱與弟九鼓。聊下一字，作焱相同。乃知作六馬

者，若非也。況上文旣曰四馬，其寫又曰六轡。口口則

此處斷無六馬之文。天一閣本，依古文苑釋文於別

本割一六字補入。其第五鼓深目口，施云：薛鄭本目

割裂之跡可接也。

滅不可辨同邑任文田云戶卽扈字古戶與扈通

錯訓說文引春煠傳作屈蕩扈之吳鬼牀云此處戶

字當是扈從之義上林賦扈從縱橫晉灼曰扈大也

此鼓雖多漫滅細釋上下文似言吹狩將歸而遇零

雨從臣多有阻水濟涉之事至以驢背負物扈

從遠渡深水故曰極深以扈出于水一方也

第六

鼓微薛釋微章釋微有重文吾耶云未詳韻魏云石本作微有闕泐諸模本作微或作彘存以

侯考吳東發云此疑是越字廣韻直一切

集韻音秩說文歪也此从彳與走通用

云今作夔錢云卽首薛音合鄭云疑卽畬字音響施

游優與優游義同首云上雖磨滅上从首尚可追尋

非从合也潘云恐是晤字古从又从日黽凡夫云二

日五日並合文當格如秦盃和鐘銘小子西夏四方

昌宜及他款識二日三千之類並二字合格○章云

薛鄭本各下有孫字吾耶云真本及古者並無孫字

在各字下不知薛鄭何以增入必有誤燕昌按石本

無之蓋亦割裂本譌也○燕昌又按施氏曰此鼓乃

向傳師皇祐間所搜訪而得之者每行僅存四字自

四字而上磨滅者傳師磨去刻當時得之之由故今

周

所存者皆斷續不成文今按石上截鑿作白無傳師
跋及見天一閣本後有傳師跋云舊傳石鼓其數有
十乃韓文公謨具載其事傳師詳覽內第十鼓最小
其文亦不相類遂尋訪於閩里獲一鼓雖湮沒既久
文形半壞驗其書體真得其跡遂易而置之其數方
備皇祐四年七月日記凡七十八字與雍錄及金薤
琳琅所載相同乃知傳師所得者是第十鼓非第六
鼓也施氏殆傳聞之譌耳又梅堯臣石鼓謨有傳至
我朝一鼓亡九鼓闕泐文失行近人偶見安確牀云
鼓作白刻中央心喜遺象猶在旁以白易白庸何傷
之句則施氏所謂第六鼓也**第七鼓尖**章云石本作尖
者卽向氏所謂第十鼓也**第七鼓尖**施云是小大二
字鐘鼎款識多此類薛作尖鄭作矢朱云施氏以尖
爲大小二字小大具來卽魯頌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之義鄭作矢固**第十鼓勿口**章云石本作龜鄭云見
非薛作尖尤謬**第十鼓勿口**孟咏鐘通作掩吳東發
云奄通作掩禮曰大夫不掩羣伐過殺也書曰不愆
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註少不下四五多
不過六七所以戒其貪殺也燕昌按**勿伐**章云石本
天一閣本有剝蝕與薛氏作龜相似

代鄭作伏朱云勿龜勿代疑是勿翦勿伐孟味鐘文
龜多二畫與此不同代字則薛本所書最顯也燕昌
按諸模本作伐天一閣本作
飛、張燕昌石鼓文釋存

謹按石鼓文相傳以爲成周獵碣自古著錄家如
書斷書後品述書賦注元和郡縣志法書苑法書
要夢英十八體書金石錄鐘鼎款識諸道石刻錄
復齋碑錄風雅逸編能改齋漫錄九朝編年備要
古文苑止齋集伐檀集嵩山集格古要論金薤琳
瑯弇州文稿升菴外集金石存諸書並稱爲宣王
大狩所作其形諸詞賦者自韋韓蘇而外如梅聖
俞宛陵集蘇轍藥城集張耒宛邱集洪适盤洲集

揭傒斯秋宜集吳萊淵穎集宋濂潛溪集及文翰
類選載李丙奎賦燕都游覽志載羅曾賦亦以爲
宣王之詩董道程大昌郭宗昌孫和斗毛先舒諸
家則斷以爲成王時所作鄭樵因其文往往與秦
器相合因指爲秦刻楊慎丹鉛總錄從而和之全
祖望遂謂此鼓必不出于秦前而馬定國創爲字
文周時之說和之者又有溫彥威劉仁本焦竑顧
炎武萬斯同諸家陸友仁據北史亦以爲元魏時
所刻集古錄籀史二書則并疑其僞論斷紛紛殆
如聚訟攷其文與車攻吉日相類故指爲宣王時

者最多集古錄謂韋應物以爲文王時刻今韋詩
尚在實作宣王且云宣王之臣史籀作則并非傳
寫之譌歐氏誤以韋韓二說不同因而致疑其實
韋未嘗與韓異也左傳成有岐陽之狩竹書大狩
岐陽繫于成王六年則董程諸人堅執以爲成王
時石理亦可通至謂爲秦周魏三朝之物則妄誕
殊甚劉昭續漢書郡國志注云陳倉有石鼓山而
不言其時代使石鼓果爲秦時所刻不應漢時卽
以名山劉昭去秦未遠當有確證亦不應闕疑不
辨且昭在周魏之前何由先有石鼓山乎鄭樵生

後成周二千餘年僅據文字之間妄生異議楊慎
和之適與升菴外集自相矛盾其謬奚待言哉金
史馬定國傳謂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
畫攷之云是字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
記引據甚明今其辨不可得見然既云引據傳記
而史不稱述僅云以字畫攷之其萬餘言中茫無
實據亦不問可知且定國以西魏大統十一年十
月西狩岐陽見之于史爲字文時物據周書太祖
本紀魏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十三年太祖奉魏
帝西狩於岐陽高祖紀保定元年狩於岐陽天和

三年行幸岐陽事凡四見至謂鼓文卽蘇綽所作
則大統十一年綽方爲度支尚書踰年卽卒使鼓
文果出綽手當在十一年之十月無疑今攷第九
鼓有日惟丙申之文近人海寧俞君思謙以南北
史記日推之是月無丙申卽與鼓文不合足破千
古之惑而博雅如顧萬諸公偶然失攷輒亦附會
其說皆儒者好奇之過也鼓文歷久殘缺韓蘇二
歌已有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糝糊
半已似癩脈詰屈猶能辨跟肘之語歐陽氏所見
四百六十五字趙夔所見四百一十七字胡世將

所見四百七十四字薛尚功所見四百五十一字
潘迪所見三百八十六字孫巨源所見四百九十一
七字吾邱衍所見四百三十餘字劉梅國廣文選
所錄與潘迪同馬驪所見三百二十字高士奇所
見三百二十五字牛運震所見三百二十二字倪
玉搢所見三百十餘字張養浩詩則以爲僅餘二
百七十二惟都穆得見宋拓本有四百二十二字
多寡亦不一也鄞范氏天一閣所藏北宋拓本最
爲完備然亦止四百六十二字楊慎乃謂曾得唐
拓本有七百二字之多馮惟訥古詩紀遂採入逸

詩中陸深金臺紀聞始疑其妄自補綴迨庚子銷
夏記曝書亭集反覆辨之而其僞迹益顯近海鹽
張君燕昌又以北宋本叅攷甲秀堂本上海顧氏
本重摹于石儀徵阮中丞元督學浙江時亦取天
一閣本重刻于杭州府學於是好古之士得以家
置一本心摹口誦益以見楊氏唐拓之說欺人甚
矣今就家藏現存拓本摹錄得二百八十三字半
泐者二十六字參攷宋拓暨諸家摹本補釋闕文
共得四百六十四字抱殘守闕期于徵信而已蓋
石鼓自鄭餘慶重遷之後流徙無定元明以來久

列國學乾隆五十五年

高宗純皇帝臨雍講學見石鼓原刻懼其歲久漫漶爲立重欄以蔽風雨別選貞石摹勒十鼓之文俾海內士人便於椎拓

御製重刻石鼓文序從韓愈詩定爲宣王時物洋洋

聖謨昭示萬古臣昶仰蒙

恩賚得瞻全帙誠

熙世之隆規藝林之盛事也臣謹敬什襲藏諸家塾爰

以石鼓冠是書之首志榮遇焉

又按音訓中間有攷證舛誤者如第一鼓茲呂寺

當是持字與下文秀弓寺射義同其來大卽案鼓
中卽字皆書作弓而宋本大字下尚存半字作弓
則非卽字第二鼓君子溥之案周禮漁作獻廣韻
斂同漁溥字疑卽獻斂二字省文籀文加水爾其
字當从攴篆文与與弓相似此云籀文漁从寸臆
說也第三鼓田車旣安旣字當从宋本作孔其口
𦉳口𦉳字下石木並無空字第四鼓彤矢口口矢
下止應空一字當是重文成句第五鼓淥口至自
廊中空十二字末云墨木舊有濩濩迄湧盈濟君
子卽涉流并毆泊泊濩濩舫舟西通湯湯戶二十

餘字今按宋本作謀

疑襄字鄭云
濟郭云濕

君子卽涉馬

口樾汧毆泪薄口口舫舟口遒湯戶自廡中有二

十字迄湧之前亦無薄薄二字遒上作厶釋爲西

字恐亦未確第六鼓猷乍臬柞盞衛三行之上旣

知其闕二三字則並應列一空格又除師淑睥今

本睥猶作阪第七鼓首行而字上應空數字後字

之下具肝之上應空二字第八鼓末云施氏墨本

有馬藟哲若等字按藟字宋本作藟說文薦獸之

所食艸也莊子齊物論麋鹿食薦此云馬薦當是

馬食之艸下二字應就艸言義故三字皆從艸說

文艸部未附諸字云左文大篆皆从艸此鼓麇麇
二字及第五鼓麇、字並从四艸與許慎說合益
信此爲大篆無疑也第九鼓丙申下應空二字駮
下應空二字駮下今石本尚存半字作𠄎則非識
字第十鼓載北之下尚有勿口勿代數字𠄎𠄎宋
本𠄎作寓口鹿口口避口其口口𠄎鹿下應空一
字其下應空四字此類皆潘氏之誤然其所釋較
前人爲長况石刻久與十鼓同列國學後人藉以
攷驗茲故附錄而條辨之其餘摹錄訓釋諸家傳
于今者譌謬尚多不及深論也

千石萃編卷一終

其始蓋刻削者而新數之其始舉廢而新者其
值人蓋與民同修八與十起同民同舉身入其
字其不應空四字也應皆歸刃之點然其刻者
本蓋有出曰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字讀十枝赫其之字尚存於口口口口口口口
不願空二字刻不令汗本尚存半字亦學也其
自此欲大獲無遺也深大起凶申可觀也一字
字文讀正效者學道也四字與情也

同錄
翼輔佐

承帝曰咨

沈郎並云嗟

翼輔佐

楊云碩

卿洲

沈云水

渚

沈云處郎云降

與

興郎云

登

郎云發

鳥

楊云萬

獸

楊云有

之

郎云交

門

郎云行

參身洪

魚郎云若

流

沈云池

而

郎云祈

明發

郎云癸

爾

郎云西

興久

沈郎並云以

旅

沈郎並云此

忘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

華岳泰衡宗疏事哀勞餘

楊云祇郎云錫

仲

楊云神

裡鬱

沈云贏郎云贏

塞昏徙南濱

沈云暴

行

沈云昌

亨

沈云言

衣制食備萬國其

楊云

宇郎云道

寧

楊云奠

竄

楊云鼠

舞永

沈云蒸

奔

右楊慎釋文參採沈鑑楊廷相郎瑛三本

承帝令襲翼爲援弼欽塗陸登島瀉端鄉邑仔龕流船

暗歇遲眠卽夙訖冬次岳麓展

田音

陌裂番析踞

教音

罔墮

躔往求出竅華恒泰衡嵩陟事哀獻稔挺禋鬱濬墊徒

南暴幅員節別界聯魑魅夔魑竄舞蒸爨

隣音

一右長山刻本釋文

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
石琅玕姿祕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德
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岫嶠山尖神禹碑字
青石赤形模奇又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
猿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然劉禹錫蓋徒聞
其名矣未至其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

崔融所云則似見之蓋所謂螺書匾刻非目覩之不
能道也宋朱晦翁張南軒遊南岳尋訪不獲後晦翁
作韓文考異遂謂退之詩爲傳聞之誤蓋以耳目所
限爲斷也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岫嶠峯又傳
在衡山縣雲密峯昔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宋
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七十二
字刻于夔門觀中後俱亡近張季文僉憲自長沙得
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模刻於岳麓書院者凡
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

升菴集

酈道元水經注云禹治洪水血馬祭衡山於是得金

簡玉字之書按省玉字通水理也或曰此卽金簡土

字之文云

升菴外集

余來爲禮部尚書之明年傳聞衡山有神禹碑發於地中卽欲往觀之而未能又明年爲嘉靖乙未之秋楚士有募神禹碑來遺者快觀而諦觀之旣不可識其中所云獨於碑末有小楷書右帝禹刻四字考韓昌黎峒嶺山詩劉禹錫寄呂衡州詩及盛宏之荊州記云南岳周回數百里昔禹登而祭之徐靈期南岳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南岳文云高四千一十丈由數說合禹貢而觀之則大禹由岷山

導江歷湖入海過南岳登祭而刻石此山卽此碑無

可疑者

湛若水甘泉文集

禹碑釋文楊殿元靖陽生俱有刻矣但十餘字不同據游宦紀聞云癸酉二字難識二公皆未釋之然則癸酉二字無耶無則此碑今據紀聞而明紀聞亦僞者耶殊不知字特奇古非秦漢以下碑文之可證不過擬其形似者釋之耳如較廬山紫霄峯刻法帖禹書亦皆不類是所謂古書不必同文意也予因二字欠釋及以此二字楊釋爲久旅非古文語故擬其相

似者更其十一字亦庶幾文義之通也

郎瑛七修類稿

按嶠巖碑非篆非蝌世多疑其偽然路史云述異記

空同山有堯碑禹碣淳化閣帖云有禹篆二十字今閣

帖止出令聶子星記齊其尚九字羅氏不知何據輿地志江西紫霄峯下石

室中有禹刻篆文七十餘字止鴻荒漾余乃搵六字

可辨又云夏禹撰真靈之要集天官之寶書以南和

繩封以金英函檢以元都印原禹之先得元女之法

開鑿洞天盡立五岳名山形擬靈寶文是則禹書闕

在名山者最夥今所見僅此雖已再模亦可寶貴庚子

銷夏記

按夔門觀中之木今已無存然稱七十二字則較嶽

麓本少五字嶽麓本乃自前明張季文僉憲長沙得之蜀士未詳其名而後人遂以明之蜀士訛爲宋之蜀士也周櫟園云嘉靖甲午長沙太守潘鑑得於書院後小山草莽中卽宋人摹刻者其說不同未知孰是至衡山本則自明嘉靖閒發於地中在今响巉峯下雷祖殿後湛若水有記或云此亦摹本其眞者在一山洞內須人仰臥搨之而知之者少故無流傳者雖有此說其是否莫可定也至釋文亦不獨楊升菴本尚有沈鑑釋者其中字多不同如以洪流爲漁池以永奔爲丞奔之類又有楊時喬釋者則不同處尤

多前半多以三言爲句因之用韻亦異又有郎瑛釋者蓋升菴與沈異者十一字沈與郎異者二十二字至楊時喬所釋同者僅十八字或云衡山本卽取岳麓本翻刻其言出自潘稼堂果爾則其爲宋刻耶不應得自山中而又刻諸山中其爲明刻耶不應同在嘉靖閒而旣刻之旣埋之又卽發之湛記中何茫然不知也恐稼堂亦是臆度耳

汪師韓韓門綴學

按昶所藏岫嶠碑有四一在雲南昆明一在四成都蓋皆楊慎所摹慎蜀人又謫戍雲南故也在長沙不知何人重勒據顧璘跋乃明嘉靖初太

守潘鑑所得今在書院之旁一在西安康熙中毛
會建所刻昶皆親至其下摩挲審視拓而藏之後
見一拓本乃明安如山等依楊氏本所摹其石間
不在紹興禹陵石墨鐫華及金石存謂楊時喬嘗刻
嘉於棲霞嗣後容璠刻于甘泉張襄刻于新泉精舍
澗見甘泉文集又有高氏刻本見墨林快事汲縣刻
黃本見黃叔瓚重立岫巖碑記康熙中通江李端刻
于黃縣亦見所撰記則不止五石矣攷虞夏帝王
皆嘗南巡故舜葬蒼梧一妃沈於瀟湘洞庭閩而
今辰州大酉山爲夏禹藏書之所水經注亦謂禹

得玉檢於衡山證之昌黎道人登山偶見之語是
峒嶮禹碑無可疑者第此碑自南宋始出故歐趙
皆不著錄後來攷据家如楊慎楊時喬安如山郎
瑛諸人深信不疑餘皆斥爲僞物今亦究無確證
惟古今樂錄載禹治洪水上會稽山作襄陽操云
嗚呼洪水滔天下民愁悲上帝愈咨三過吾門不
入父子道衰嗟嗟不欲煩下民云云其文與此碑
大旨相似然會稽衡嶽地旣懸隔且三代樂章類
皆後人附會未可援以爲據也蓋唐虞時去古結
繩未遠周禮所載三皇五帝之書其形制已不可

攷卽較之科斗籀文亦當有異以四千餘年後之人欲辯四千年以上摧殘剝落之字豈能別識而好古者或附會穿鑿或塗改竄點致失本真自所不免是書姑依時代編次其釋文以楊慎本爲正沈楊郎三家各有所長參注於下又近日錢唐姜氏家藏無名氏刻本按李藩碑記知石刻在濟南長山後列釋文當卽楊時喬所釋之本與諸家異者五十餘字則不能逐一分注附著楊釋之後以廣異聞

殷

比干銅盤銘

石高四尺九寸廣二尺四寸四行行四字
下刻周思宸跋今在汲縣比干墓上

比干銅盤銘
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若銅盤銘則傳自汝刻

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靈於焉是寶

書曰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若銅盤銘則傳自汝刻

久矣元延祐閒衛輝路學正王公悅曾臨墓石上推

官張淑記之其釋文云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

靈於焉是寶此墓傍之舊刻也按一統志云墓在衛

城北十五里卽武王所封有石題曰殷太師比干之

墓後魏孝文帝南口親幸弔祭刻文墓上又云一在
偃師唐開元中縣人耕地得銅盤篆文奇古云左
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寶則是墓有二而
文不同然亦未嘗無辨也大抵衛爲殷墟本商王所
都比干葬此地不遠無論漢魏以來歷代追崇而
夫子亦嘗曰而識之曰殷比干墓今石刻尚存則此
墓爲無疑矣而况開元之前偃師未聞有比干之墓
卽設若有墓則魏孝文之祭弔何于此而不于彼夫
口銅盤以立疑似之口豈若求古來之墓爲真耶卽
中州通志亦云偃師之墓因銅盤以立信然哉今觀

斯墓前有土岡右有泉源則延祐石刻之釋文地形
得之特字畫與汝刻稍異而剝落失真斷碣已臥荒
草閒矣若藏茲二字據字形當從志釋此不必強爲
之說今竝載之而重摹石上肯萬歷十五年夏五月

周思
宸跋

比于銅盤銘張淑釋其文爲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

世之靈於焉是保高似孫緯略以右爲左左爲右前

後二字亦如之靈爲寧保爲寶據篆文求之高說當

不誤獨靈字當從張淑蓋篆文微近齡字齡之與靈

寶之與保古字多借用耳

吹景
集

銅盤銘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
似非三代語第銘字頗類漢淮南王故宮所出古戈
銘而輒謂武王封比干墓抑何據耶余故集金石古
文彝器外斷自岐陽石始而不以鼓名他如衡岳墳
山比干季札墓題諸書皆妄自附會不能隨人悲笑

也

金石
史

衛輝府志曰周武王封比干墓銅盤銘碑石殘斷字
畫失真萬歷十五年知府周思宸重摹汝帖立石於
墓前薛尚功鐘鼎欵識言唐開元中偃師縣土人耕
地得此盤篆文甚奇古其釋文云左林右泉後岡前

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寶一作前刷後道藏一作靈
作寧茲一作於寶一作保今考之張邦基墨莊漫錄
曰政和間朝廷求三代鼎彝器程唐李朝儒遣人於
鳳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銅盤徑二尺餘中有欵識一
十六字獻之於朝道君皇帝曰前代忠賢之墓安得
發掘乃罷朝儒退出其盤然則此碑之得自鳳翔不
自偃師卽其爲何代之物不可知而比干殷人必無

葬鳳翔之理也

顧炎武金
石文字記

比干墓在汲縣北十五里宣尼題字或出後人傳會
魏孝文唐太宗碑文具在可證其不在偃師而薛氏

遂題爲封比干墓銅盤系之周時母乃信之太過乎
張邦基又謂政和中得自鳳翔按汝帖刻于大觀己
丑已載此銘政和紀年乃在大觀之後其不足信明
矣元延祐閒衛輝路學正王公悅臨摹汝帖刻于墓
上推官張淑記之公悅秋澗之子也墓之有此銘實
始於元時今所傳者明萬歷中重摹本又非公悅之
舊矣此銘文字奇古自非漢以後物其以爲封比干

者則無確證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諸書傳比干墓在汲縣而太平寰宇記云偃師縣
比干墓在縣西北一十五里疑已譌傳鳳翔之墓尤

謬其文頗似李斯傳國璽絲密茂美當是秦漢人所

爲亦必非商物也

畢沅中州金石記

按一統志及金石志以爲偃師有比干墓銅盤銘所謂比干墓者非殷比干乃漢何比干也偃師志何比干汝陰人漢武帝時廷尉墓中以銅盤爲誌出于唐開元中後傳自汝刻延祐閒王公悅摹石張淑記之明周思宸又重摹上石皆在汲縣是誤以何比干故李濂通志以爲孔子手書梅鼎祚以爲武王所作皆非事實且嘯堂集古錄金石古文皆作右林左泉而汲縣石刻作左林右泉以爲按地形改正不知右林

左泉本偃師之地形不得妄改左林右泉從汲之地

形也釋文集古錄作萬世之寧一統志作藏金石古

文作靈集古錄作于焉是保餘俱作茲焉是寶

河南府志

億按漢書百官公卿表武帝建元二年有大理信見
表自此以下至後元二年凡爲廷尉者十九人皆不

見何比干名字未審縣志何據

武億偃師金石遺文記

億按何比干事附見後漢書何敞傳云六世祖比干

武帝時爲廷尉正與張湯同時縣志引此脫正字敞
傳注引何氏家傳惟載爲汝陰獄吏決曹掾後爲丹

陽都尉又載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家傳鋪揚事

蹟容過其實而歷官占籍宜不致有誤是比干爲廷尉正果在徙家後上距張湯之自殺已四十二年焉得同時况先家汝陰後徙平陵其墓亦不當在偃師皆志附會之過也此意補自康少山云

武億重修偃師縣志

散氏銅盤銘

盤高八寸五分深四寸五分圍六尺四寸銘十九行每行十九字今藏揚州徐氏

用大燹錫予田卽茲用田茲自鴻猷

南王天下池一夫子既二志王于徽

漢漢鴻猷予田卽茲用田茲自鴻猷

木志于地漢志于地漢志于地漢志于地

用

江云周下同

大罽

孔樊江竝云僕汪云鄴江云說文罽放獵逐禽也文上作𠂔旁从犬疑是獵起

按獵字或作獍古从豸字多作

𧈧邑迺卽

樊云既誤𧈧用田

虞

孔云觀樊云爵有重文江云季頌鼎表作者此

自漕

孔汪竝云漕樊云渭江云漕說

涉樊云洮汪云渾

曰南

至于大沽一舛

表江云小雅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傳云毛在外陽裏在內陰箋云獨不得父皮

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說文衾上衣也从衣从

毛古衣裘以毛爲裘漢史晨孔席後碑東行道裘南北

各種一行梓是皆借毛爲裘也此銘第十行弟十六字

幸孝也說文衾从老省是半卽毛也周禮大司馬職有

司裘禡誓民又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裘百步則一爲三

裘又五十步爲一裘大司徒王國注鄭司農云以夏至

日立八尺之表考工記謂之臬周髀謂之髀又謂之竿

亦謂之表國語望祭山川有望表此舛當釋作表蓋旣

正疆域宜立表以爲識

曰陟

樊云降二舛至于微石鼓

耳樊云泰誤下竝同

曰陟

文有

此字薛氏釋爲微孔

江江竝云邊樊云浸

傳注古大篆卯讀爲柳

本柳字後借爲辰卯字

雷也疏引春秋元命包

柳聲一堯典昧谷或作

作緝復古从辵从

从卯復古从辵从

說文獻取也从又虎聲

許子鐘作鐘牛在左反

樊云陵江云

際同壁下同

蓋黎作湘又作刺王庶

北从支當亦若或从口

垣曷者籀竝从曷籀文

但作頤皆作諸也此曷

即系字與若同說文

形江云从艸从又右又

此或若字从右省口說

孔云艾樊云孟竝誤下

同

帝

江云說文柳小楊也从木卯聲

涉

邑作旦樊云祖江云

隄

邑作旦樊云祖江云

隄

邑作旦樊云祖江云

隄

邑作旦樊云祖江云

隄

邑作旦樊云祖江云

隄

邑作旦樊云祖江云

隄

邑作旦樊云祖江云

隄

邑作旦樊云祖江云

隄

邑作旦樊云祖江云

隄

邑作旦樊云祖江云

米加八疑是述字按此字左旁从禾
與走通孔云迷樊云堵竝誤下同
舜于受舜內陟

爰爰發說文登籀文作于厂說文山石之厓巖滄源孔

舜都江云書序旅天子之命史記魯天子之命孔穎

魯衛之魯集古錄楊南仲云魯字古作表古衣旅皆作

宋而者字用各為聲蓋古文魯旅者三字通用嘗當是

看字齊侯鐘鐘都作鵬張仲鹵諸作宋他如堵作豐諸

說頗確晉姜敦譚字楊麻孔樊竝云麻江云从僕陵疑

南仲釋為諸孔云割誤麻屎木疑是斤下竝同僕陵有

重文江云季娟剛麻孔江竝云巽樊云單江云單江云魯公鼎魯

作个當單字尊巽于原樊云厚尊巽于巽魯江云魯公鼎魯

尊巽于東巽于特旂東疆右巽還从禾反巽于農尊

尊巽于南巽于卻奔述樊云尊巽于西至于唯說文唯鳥

尊巽于肥大唯唯

姜敦作粟茂敖鼎作粟寶貞貞樊云鼎江云籀文以鼎

德南作崇按江說是也房所師氏吳云右杏相小門人繇樊云原人虞虞樊云

娛竝葬芳孔云說文从艸之字大篆多从淮嗣司工借

空下同吳鹿樊云孝闕嗣江云說文嗣从册从口司聲

龠樊云和竝誤豐父唯人有嗣司刑己云于月孔云丹疑本作

命彝月釋作罔十又樊云五夫子注江竝夔大舍散

田嗣司土上借作徒牧敦云先王既令女作嗣土即命

上單出樊盥未詳樊嗣司馬異單孔羸未詳樊邗孔樊

誤人嗣司工駮孔樊竝君宰邇吳樊江父散人孚說文

文作孚从爪象髮也古文泉泉慶田戎孔注竝戲微樊云

字亦作彙孔云二字合寫

父效

說文教古文效

巢

說文昧目不

父毘

未詳樊云

之有

嗣

說文嗣从彖省旬省

州禽

倏

樊江並

選

江云

鬻

未詳孔云丹

散有嗣

十夫唯王九月辰

江云

奇字辰

才在

乙卯大卑

第

義樊云

且

祖

髡

疑髡字

斷

誓樊云新

日我昧

江云

付

樊云攸

散氏

吳云于樊云

同田器有來

爽樊云

實卒

余江云毛伯

有散氏心賊

孔

負樊云

則

爰

爰樊云受

千割千傳臧

誥說文誥

義且

祖

髡旅

則

斷誓

西宮

翕武

樊云

日我既

汪云

付散氏濕

說文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

志作濕有別樊云溪

田疇

孔云牆樊

田卒

余又有吳樊並

之濕有別樊云溪

田疇

孔云牆樊

田卒

余又有吳樊並

爽竊

變

爰

綴

千罰千西宮論政

吳樊竝云戎誤

父劓

則

斲誓

心

孔云日樊云久在江竝云舉

為

樊云受

圖大王于豆

豆

如

宮東自

延江云邾敦廷作獸又作獸

古文奇字作

四樊云入誤

師臨

舉孔云疑是久字借

左執

樊云

釁

樊云

史子

江江

足

中

仲

鬻

鬻

鬻

鬻

鬻

鬻

鬻

鬻

鬻

鬻

鬻

鬻

鬻

鬻

鬻

鬻

鬻

鬻

鬻

鬻

鬻

右釋文參採孔廣森吳玉搢樊明徵汪肇龍江德量

五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十四行

唯王九月辰在乙卯大俾羹且爵旅誓曰我既

付散氏田器有或實余有散氏心賊則爰千罰千

末行十一

接字天子于豆新宮東延

九行五

羹且斲西宮和武父

五

顛登師氏右尾行補遺七字接及左執彝史正中十行第三字接見小

門人奚唯二字并原人曠寒淮錯入前行第十四字以下五字補接人虞万

襄貞十六行第四字接傳誥之美且爵旅則誓迺界西官和武

父誓曰我既付散氏濕田疇田余有爽竊爰千罰千西

宮和武父則誓乃簡圖十行十三字接司工虎之子二文并和豐

父唯乃有司刑考田此字旁添已漫井十有五夫正熹二大舍

散田司土若彝司馬單猷易坐二文并入司工駝君宰德

父散入小子熹二田戎散父教果父夔之有司包州京

攸選鬻皿字形側散有司十夫接首行用太僕尾行補遺末二字接畫

簡散邑迺即散用田熹二自瀘涉以南至于大沽一封

已陟二封至于微柳復涉瀝陟寧獻原陟以西封于蔽
城植木封于若迹封于若道內涉若登于广源封都柝
陟陵上岡柳封于單道封于原道封于魯道以東封于
疑東疆右還封于熿二道以南封于卻迹道以西至于
鴻莫熿上邢邑田自槁木道左至于邢邑封道以東一
封還以西一封陟岡三封降以南封于同道陟州岡登
柳降械二封大入有司熿二田余育爽綠受于端于西

且代祖字 或同國 爰同緩 同雪同于 彝代法

字 八 万同考 濕同隰 精同壯肥也 爽古謨字

窳同羣 衡同治 工同空 鳴同鴻 熿二乃境

上兩字 土同徒 駝同馳 君同羣 鬻同器
用同周

散氏本有邑益以十五夫之邑則成國故云有國十
五夫掌田井之官卑微故稱人奚唯原等皆邑聚名
邢邑五夫已具器皿故頒予十夫

古人質樸文中有遺佚字或行末或後二行或補于
尾往往銘辭有之尚書洛誥武成之不可讀亦此例
孫皓天璽碑猶踵爲之由臆見依文義定文如右未
敢云是定本也

右吳穎芳釋文

右古盤銘文疑者四字蘄疑頤麻疑庠羣疑豪牯疑
莊不見字書者二字神駮文凡六章章末繫以分題
與文閒連書之曰二表曰十又五夫曰十夫曰弟祖
某旅則誓曰西宮襄武父則誓凡經傳篇內分題繫
章下題或別簡其不別簡者如禮記文王世子篇文
王之爲世子也句鄭君注云題上事教世子周公踐
阼注皆云題上事又荀卿子賦篇雲禮等漢書禮樂
志桂華美芳之類皆不別簡俗儒乃謂誤衍字句證
之此銘益可以識古書而祛其未寤矣此蓋小邦諸
侯壤接而相與爭田亦若虞芮之爲者旣而得講于

是正別疆域而盟焉盤則釁以歃血者文字遂古且

記曰殷人作誓其亦殷季物與

汪肇龍跋

銘文十九行三百四十八字歛方輔君任云器重四

十斤銘在腹中德量按銘文多不可強通其略蓋釁

田邢邑田皆穢氏之田西宮襄蕘祖斂二人始侵而

復歸之穢氏因表正疆域聚兩造之人於九月乙卯

俾西宮襄蕘祖斂誓而銘于器穢氏未侵二人田故

穢氏無庸誓也自首至降棗二表記表田之事

白濱涉至

釁乃釁田邢邑田至降棗二表乃邢邑田就其銘文

述之蓋釁與邢邑壤接中界剛廡邢邑殆在釁之北

釁田南至大沽西至黎城柱木北至剛廡東至將邢

邑田南至咸道西至槁木東至道以東北不可知曰

涉涉水也曰涉降登隊皆原阜也農田曰呂南呂西
呂東東疆右還邢邑田曰左曰呂東田還自西曰呂
南卽銘文反覆互證隱然可尋自大人有司至十夫記
栻盟與盟之

人

義祖敷西宮襄以下十五夫侵田之人足履唯王
大舍散田以下十夫皆散氏之人蓋兩造也唯王

九月辰在乙卯記其時大俾以下記二人之誓辭舉

爲圖大王子豆記表正田界之圖籍示器新宮東門

記其地末云執釁史蓋記作器之人散氏西宮武

皆民也蓋周畿內大夫因輯諸君釋文間有所見修

記存之其不可識者不敢傳會求合也

在德

器重

按銘中數見表字云一表二表三表蓋立木爲表

卽周禮土圭測土深正日景之法散于氏族不

其所出文有云散邑則以邑爲氏者是也。爲氏
氏表正疆域而作故文中詳紀地至其兒下經
者曰瀆漢志千乘馬車瀆水首受鉅定東北至瑁
槐入海水經注瀆水今淄水也今在樂安縣曰柳
屬勃海今鹽山縣地曰鄆漢志作鄆屬沛郡說文
及江統徂淮賦作鄆與此同今永城縣地曰黎屬
魏郡今濬縣地曰東疆疑卽棗疆屬清河卽今棗
疆縣曰鄭屬涿郡今任邱縣地曰槁常山有鄆王
子侯表作敲後漢書注今高邑縣也今柏鄉縣地
曰橐漢志山陽橐莽曰高平臣瓚音拓後漢書東

平憲王傳作橐按州郡志高平前漢亦名橐莽易
爲高平當以橐高聲近則橐字乃橐字之譌瓚音
非也今鄒縣地曰鬲屬平原今德州地曰濕卽濕
字又作隰左傳哀公十年趙鞅伐齊取犁注犁一
名隰濟南有隰陰縣二十三年晉伐齊取犁邱注
犁邱隰也今臨邑縣地漢志千乘又有濕沃今蒲
臺縣地皆在齊魯燕趙之間又井邑字凡兩見井
通作邢邢國亦卽今寧鄉縣地其餘諸名雖無從
考見然總在近地可知蓋是時諸侯封域互相侵
奪故表正之以播告于眾庶人作誓此其證矣江

氏以爲周畿內大夫所作周都鎬京安得畿內有
此地名乎孔吳樊汪江五家釋本皆就文著釋惟
江本較爲精審茲竝採之吳穎芳釋本以己意旋
轉句讀謂古人文多如此然按古器款識往往有
合并及左右讀字此商周簡易之識則然若文至
數百字斷無凌亂參錯如此者至謂洛誥武成所
以難讀則緣當時方策不一故前後易于倒置不
得執以爲例也此說昶未敢信特其釋字亦有精
確不可廢處因附錄焉

物不恒與或因州縣

物不恒與或因州縣未始計其釋字亦宜

以箴錫國難當却式策不一對而勢甚于四置不

應百字湖無幾滴參龍取此香至隔洛請泥如也

合共以空官滿空曲商因簡是之端因然甚文至

轉日隨階古人文多成此然對古器燥端亦非音

巧本神氣辭辭故道辭之與謀裝響本以巨意辨

非以谷平水吳楚出非正定縣本曾於文善辨辨

金石萃編卷二終因大夫視計周時融空與新辨內首

金石萃編卷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周

焦山鼎銘

鼎高一尺八寸深九寸一分圍一尺九寸六分
銘十行行九字十字不等今在丹徒縣焦山寺

又九寸之望十成王用于申麻灵于
圖室新往南中又新嘗命立長以王
乎史也令非嘗白向勤紅王泉鼎
戊巳乎中八八生車屯毒能器心中
巡狩到香却艱嘗為日冕天且不

冰申也。隱見申會于冰。動泰申。制。是。

善名。是。天。子。孫。必。制。申。

佳

惟九月既望十

甲戌王雨

各古格字程注及還二字注云還鄒云如並誤子

用周說文周

禘丙子二字徐云

天子圖

徐云

室嗣

司程

治征徒程云

南中

仲

右程鄒並云佑字

赫無顧鄒並云世下同

噉古

專字古文專又作噉程

顧鄒汪並云惠誤下同向徐云資顧鄒並云僉恐誤翁

較確當從之說文入內也內入也內字从入得聲古字亦通用

立中

廷

王乎呼

友

程汪云受顧鄒云端林琮金石釋文云

冊令爾雅

也國語注命令也二字古通用周禮則令爲壇三成儀禮注引作則命左傳令不及魯莊子先君之令經典釋文

並云本

無

費曰官

顧鄒並

嗣

徐汪翁並云司程注司

古文孝經 紅徐云空顧鄒並云佐案此乃紅字古與工

治作嗣 紅通見漢書酈食其傳董仲舒傳兩注嗣紅

者治工也 一 王集徐云道顧側徐云 戍徐云民顧 巨徐

說司空也 以程顧鄒也 汪並云作 汨錫 女汝 么兮 衣裳 車帶東二字諸家釋 戈

肅 珣說文戩有枝兵也讀若棘夏 該編 必古韞 彤 邈

古矢字見 宰辟父敦 雙古通 訓古勒字 戀鑿此字與 卍旂籀文从

敬 休用 卮作 奠尊 鼎用 宮享 子 卮翁云 勳烈 考用 尉周

盥盥程注盥 盥二字 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焦山鼎故京口某公家物分宜枋國時聞此鼎欲之

某公不卽獻因嫁禍焉鼎遂入嚴氏嚴氏敗鼎復歸

江南因置焦山寺中

王士禎池北偶談

右周鼎銘詞曰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其人莫攷
曰王格于周曰司徒南仲殆周初器也其曰立中庭
按毛伯敢銘文亦有之薛尚功釋爲立而楊氏謂古
立位同字古文春秋書公卽位爲公卽立則是銘曰
立亦當作位程穆倩定爲立從薛氏讀也

曝書亭集

焦山周鼎銘有曰司徒南仲疑亦宣王時物也銘文
與集古錄毛伯敢銘相類周人器物銘多用此體

牛運

震金石圖

翁方綱

網云此云宣王時者用毛傳之說

詩大雅常武篇毛傳云王命南仲于大祖皇甫爲大
師鄭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宣王之命卿士爲大
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太祖者今太祖師皇父是也命

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疏毛以爲王今
命卿士南仲者於王太祖之廟又命爲太師之公者
皇父使此二人爲將爲監鄭以南仲爲皇父遠祖止
命皇父一人而已呂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
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太祖故本言之又小雅采
薇篇疏昆夷之患文王於時事殷王也命其屬爲將
帥其屬謂南仲出車經稱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又曰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則南仲一出并禦西戎及北夷
之難也又本篇君子之車箋君子謂將率正義曰將
帥則命卿南仲南仲雖爲元帥時未稱王無三公亦
不過命卿也又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於周宣王之
世列召虎方叔南中中山父申伯尹吉父韓侯蹶父
張中程伯休父則班氏以南仲爲宣王大將矣

周鼎銘諸家釋文以爲九十三字蓋全蝕不可辨久
矣鎮江守門人謝蘊山屬工精拓得其全文則第九
行列考上隱隱有字詳其篆勢朕字也朱竹垞跋以

立爲位固無不可然銘辭本是立字不須假位且當
合上下文讀之又顧亭林跋以右爲佑此應以歐陽
永叔之跋邾散正之也周官大宗伯注云王將出命
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僂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
史由王右以策命之禮祭統云古者明君尊有德而
祿有功必賜爵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
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
命之是二條皆右字立字之證所命者延登北面卽
所謂立中庭也內史由王右卽所謂右也稽古吉金
之文宰辟父右見于辟父散邾伯右見于毛父散毛

一伯內門立中庭右見于邾敦永叔釋之謂中其庭立
一而祝與邾皆在其右此二語明晰甚矣穆公入右戡
立中庭北嚮見于戡敦鎛入右牧立中庭見于牧戡
宰頹右寰入門立中庭北嚮見于伯姬鼎宰忽入右
彪立中庭見于彪敦王呼虢申入右見于何敦宰宏
右頹入門立中庭見于周司成頹寶尊蓋諸如此類
有一足以知右之文對中庭而言之也蓋立於王之
右者宣王命者也入門北嚮立于中庭者承王命者
也立于王右者有宰有司徒有公有伯有內史不必
其一人也立于中庭者則惟茲作器之人爾立中庭

之上一字其為內門二字合寫無疑矣而亭林乃從諸家釋為僉是眾人皆立于中庭豈不思大宗伯祭統之文與歐陽集古跋尾是器也可以昭見周家假廟祝冊之儀式補經訓所未言不特篆文之足寶矣內門既為二字若依釋者又謂丙子為二字則是銘凡九十五字也未行周簋周字旁作力形則匕向內之文象主鬯執匕之義蓋亦持刀立戈之類非別有一字也故錄諸家釋而備論之

林吉人得徐興公家藏釋文所釋惟資字

顯然非是餘則程汪所釋皆不逮也

程穆倩釋本於時最著而及還字佑字皆顯然之誤

金石文字記惟佑字僉字顯然之誤蓋亭林必先見諸家釋為

僉而遂仍之耳汪堯峯釋文惟還字顯然之誤

寺中石刻鄒氏釋本內如字佑字皆
顯然之誤 翁方綱焦山鼎銘考

宋人好辨識鐘鼎文字此銘獨未著於錄其出於何
時何地不可得而知矣古器銘多用鑿勒字惟石鼓
及真籀文正作鑿勒伯姬鼎則作攸勒宰辟父敦又
作攸草薛尚功王俅諸家皆釋攸爲鑿此文亦但作
攸蓋古文之鑿勒卽詩所云條革也詩條革凡四見
鄭氏箋或云轡或云轡首或云轡首垂毛公則訓條
爲轡草爲轡首說文無條字而有鑿字訓爲轡首銅
明乎鑿之卽條也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景純曰轡
靶勒也詩如烏斯革韓詩作勒明乎勒之卽革也詩

僦革有鶴爲金飾古文僦从金與許叔重訓轡首銅
合孔疏謂以僦皮爲轡首之革似未達古制矣伯姬
鼎師設敦竝有縞必字薛氏釋必爲繹案攷工記天
子圭中必鄭注讀如鹿車繹之繹是必繹古文相通

此銘亦作必與康成注合

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昆守鎮江之明年拓此鼎銘呈覃溪先生踰月先生
以銘攷相示且曰卷中於詩僅錄數首者以其有關
攷據爾若薛鉞歌云千年自鎮隱君山一銘猶識宣
王字郭梅歌云維昔宣王振周紀頗側弗作天顏喜
湯之龍歌云憶昔周宣中興年吉甫爲作崧高篇方

叔召虎得見否圭瓚秬鬯今猶傳嘉爾世惠有成績
用作尊鼎藏圖室太史端冊跪陳詞九月旣望惟甲
戌是竟以此鼎爲宣王時作矣今年夏袁州李奠基
進士謁選來京與其論此奠基博稽羣書謂此九月
旣望甲戌是成王初年而愚終弗敢信也子盍爲我
跋之昆不敏因述來書語以爲跋乾隆三十八年謝

啟昆

焦山鼎
銘攷跋

按鼎銘九十五字其文有司徒南仲牛氏以爲宣
王時物翁氏著焦山鼎銘攷論其非是昶攷常武
詩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毛傳誤解太祖

爲命將于太祖之廟故漢書以薄伐玁狁至于太
原數詩爲宣王征伐詩人美大其功所作古今人
表遂以南仲與召虎方叔並列宣王之世蓋其沿
誤已久竹書紀年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
城朔方尚書大傳四年伐犬夷逸周書文王五祀
西拒昆夷備玁狁帝王世紀文王受命四年昆夷
玁狁氏侵周後漢書西羌傳及通鑑前編引衛氏詩序
云昆夷玁狁之難命將遣戍皆文王時事足與鄭
箋孔疏相證又出車詩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傳云
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亦與采芣詩序鄭箋吻

合則毛氏之說矛盾顯然其爲文王時人無可疑
也是銘釋者甚多林佶得于徐焞家者不知何人
所釋程氏邃本見池北偶談汪氏琬本見堯峯集
顧氏炎武本見金石文字記鄒氏儀周本刻于焦
山寺合翁氏鼎銘攷中釋文共有六家今並採注
于下又有寺中重摹本字畫訛謬之處不可悉舉
下則翁氏已詳辨之矣

壇山刻石

石高三尺一寸廣二尺六寸共四字右刻李中祐
記額題吉日癸巳之記六字正書今在贊皇縣學

吉日癸巳

贊皇縣壇山上有周穆王刻石四字曰吉日癸巳筆
力遒勁有劍拔弩張之狀地□□□數千年鮮有
知其奇古而往寓目者雨激風射日銷月鑠幾何其
不遂堙滅廣平宋公皇祐四年秋九月自毫社之鎮
陽趙其屬郡也過趙曰嘗訪此字於士大夫間

郡守王君使縣人尋訪得之巖石之上令劉莊者因
督工鑿取輦置歸我時人始驚口觀者日盈集又從
而摹寫者亦何可支哉噫在寒山絕壁昧昧然人不
知識埋沒口千年因宋公一言今遂出幽晦取愛重

于持石雖不能言其亦感公之印□□□德矣中祐

遂以爲名癸巳誌其日也圖經所載如此而又別有
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者據穆天子傳但云登山
不云刻石然字畫亦奇怪土人謂壇山爲馬蹏山以
其字形類也

集古錄

右吉日癸巳字相傳周穆王書案穆王時所用皆古
文科斗書此字筆畫反類小篆又穆天子傳史記諸
書皆不載以此疑其非是

趙明誠金石錄

吉日癸巳四字趙明誠以筆畫類小篆爲疑今用周
宣王時石鼓文攷之其字形多如小篆恐當時與古

文科斗書兼行至李斯始以此擅其名爾明誠已信

石鼓爲周人之書何獨於此而疑之邪濂旣手摹刻

於浦陽山房恐人惑也又不得不辯

宋濂潛溪集

吉日癸巳四字余從博古堂得一紙乃政和以前搨

本後又得三紙一爲贊皇翻刻本一爲中書謝從寧

刻本一爲吳恭順惟英刻本聞宋景濂曾刻于浦陽

書院未見其本

庚子銷夏記

晉衛夫人謂李斯見穆王書七日與歎蓋卽此也宋

仁宗皇祐四年九月尚書宋祁自亳社之鎮陽遣人

求取此字郡守王君使人尋訪得之岩石之上州將

劉莊因鑿取以歸龕置廳事壁間宋吳興施宿謂舊

石以政和五年取入內府則今所存者乃皇祐五年
權軍事李中祐所刻別本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宋公
祁在鎮陽嘗摸此字今按李中祐記則摹石者乃李
中祐非宋祁亦在皇祐中非慶歷也又顧炎武金石
文字記謂石今移置儒學戟門西壁乃中祐所刻石
非原石也曩于泉南秦太史道然齋閣見其所藏舊
本謂是穆天子舊刻雍正辛亥春蔣繡谷出一紙見
示吉日癸巳正與秦同而前有李中祐記記石平正
而吉日癸巳四字石多鑿損始知向時所見乃是李

本不復可得矣

于湖虛

按石刻本在贊皇山後爲劉莊輦至趙州解李中
祐陷置廳事記中述之甚詳而集古錄以爲宋祁
所得蓋誤讀李祐二字爲宋祁遂稱爲宋尚書潛
溪集又稱爲宋景文其輾轉傳譌如此中祐所刻
石今亦不存世所見者南宋重刻本也穆天子傳
載當時刻石有云升于弇山乃紀丌跡於弇山之
石郭璞注謂銘題之又傳紀癸巳日凡二一癸巳
至於羣玉之山一孟秋癸巳天子命重醴氏共食
天子之屬以其地證之皆與今刻不合傳又云乙
酉天子西絕鉞陞注卽鉞山之阪一云癸巳游於

井鉞之山吉日癸巳

皆注
文

考井鉞在常山石邑縣

去贊皇尚遠其一云癸巳以下當是後人商榷之

詞非當時別本有如此者且傳稱吉日不一如天

子命吉日戊午吉日辛酉天子升於昆侖之邱吉

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吉日甲申天子祭於宗

周之廟吉日丁酉天子入於南鄭吉日丁亥天子

入于南鄭吉日辛卯天子入于南鄭皆以四字成

文即使傳有吉日癸巳之句亦與前後諸吉日同

例不必因刻石之後始爲此語也遍檢傳文皆無

確證惟云丁丑天子里圃川之路東至於房注云

且者引銅于下更須中木全也口口用更

王十更遠區井第須自木全樹王自則

休口口王自用絲金止此女孝子國白

湖是半界自也口口用跡子子原也引龜

更王三日月師去雷動真十西井第

十更人自來口口更又小子辯子段部

于井第我師音中又口口夕用所參

女絲膠部日似影是井第參女口口

更戶邊又絲口似女妓夕也音日于

王更明口口木抄用帶化更絲又

佳惟王元年六月既望古朔望字從臣望遠字從亼不同此用正字乙亥王

才在周穆王太口口此行十八字嘗許慎曰籀文彘字日論語有仲

忽漢書古今人表作仲習許慎說文解令命古用女受

更乃且祖考劉治卜事易錫習赤古爾雅以為即環

口口同上用事王才在遷此字從省文曲中作又從

文遷居庶鍾鼎家皆以井為邢案周公子所封邢侯

穆天子傳有井利泰有井錫叔易禮天子用習赤全全純玉也瑩

即璣字三采玉名習受休同上王習用絲金作朕文孝考

通窳解字有完云古文作爻此從宄從白伯蠶玉篇云

亦作蕭案解字有蕭然則蠶即蕭字古文牛鼎習其萬此行蝕用示古

作示子子孫孫其永寶

右共八十一字蝕者七字存七十四字疑者一字

佳惟

王三四

月既生霸

霸字從月從聿所謂月始生暉然也經典多借覓魄字爲之此

用正

辰才

在丁酉井叔才

在異應是地名而無考

敢口口

此行蝕二

字事子

玉篇云古文及

小子斲

應是斲字此字三書皆異而義總同

以限訟于井

叔我既賣

贖

女五口口

同上

父用斤馬爾絲限訟曰比則

畏我賞

古無償字即用賞

馬效口口

此行十七字蝕兩字

畏復乃絲口

此

蝕

效父酉訟斲

斲

日子王參門口口

此行共蝕三字

本枝用責

征徒賣

贖

絲五夫用百爰

卽鏹字鏹者錡也古者以二十兩爲三錡故攷工記戈重

三錡鄭康成注許慎說文解字云錡鏹也今東萊或以

刑其罰百鏹偽孔安國傳六兩曰鏹陸德明音義馬融云賈逵說俗儒以鏹重六兩周官劔重九鏹俗儒爲是鄭不用六兩之義故以許書及東萊云云爲証許氏之學卽出于逵故逵亦以六兩爲俗說馬融則直用之矣小雅曰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鏹鏹謂之鏹亦承馬融之誤史記周本紀鏹作率是借字又平準書有白選漢書蕭望之傳有金選亦並卽鏹字尙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饌亦與選字同蓋饌卽選選率卽鏹而鏹與鏹同義也古者贖罪每云鏹亦云鏹此小子徽與井叔作罰罪之詞故亦用此矣卽別

叔曰才在玉口此字 酉賣贖 口口此行共 不迕造 叔從

從又與手同卽解字之并字 習毋畏𡗗從戍下二疑戚字 于比習則拜詣首

受茲王存又切韻以爲卽茲字 五口此行疑蝕一夫字 日墮卽墮字古庸字作膏 日昃

恒曰龍曰口此字 日相事爰以告比酉畏口此行共 以

習尊返

仲傳父鼎有登云古文及字與此同

羊茲

茲三爰

緩

用到茲

茲及

習酉每

借為誨字

于比口口

此行十九字蝕兩字

口口

蝕字

舍觀

散

夫五

秉日才

在

尚畏處

處

乃邑田比則畏復令

命

曰嚮

諾

右共百有八十二字蝕者二十一字存百有六十一

字疑者一字

晉

僅歲匡眾及臣

私

夫寇習禾十秭

韓詩曰陳穀為秭解字曰

數億及萬為秭

以匡季告東宮酉曰虜乃及乃弗退

尚書我興受其敗解

字引

女匡罰大匡酉能首于習用五田用眾一夫曰稷

卽益字解字有隘云籀文作稭漢書百官表伯益字亦作稭

用臣曰尊

專

口蚡

恒曰

頁奠又古文以

曰用茲

茲

三四

夫能首曰今

卽余字解字云余從

舍省聲以此論之是從

爽

無 酉則寇是口

此字

不丐

此字

此字未詳

余曰或以匡季告東宮習曰才

在

唯朕口

此字

賞

東宮酉曰賞

償

習禾十秭遺十秭

敢

私

秭口

此字

秭或弗賞

償

則口

此字半

山

此字

秭酉或卽習用

田二又有

臣口

此字

片

伯庶父敦有月薛尚功讀爲舟字

用卽習田十

曰乃五夫習受匡山

此字

秭

右共百有三十七字蝕者四字半蝕者一字存百有

三十二字未詳者四字 鼎足作牛首形藝文類聚

引三禮鼎器圖云牛鼎容一斛者是也銘分三節第

一節蓋因王錫忽赤環赤全瓊等而用金作牛鼎以

祀文考宄伯也第二節則小子黻與井叔訟以金百
爰贖五夫忽受五夫而爲誓詞也第三節則匡眾寇
一忽禾十秭忽告東宮因與匡季爲誓詞也合四百字
乾隆戊戌歲巡撫畢公得于長安屬坵爲釋文土花
歷錄不盡識也旣命工鍤剔字蹟顯露因以偏旁證
之古籀而可辨者咸得焉若夫字畫難稽或磨泐未
析則從闕疑之例云壬寅二月錢坵記

右智鼎嘉定錢獻之釋文元案銘文第一節錫女赤
○釋文誤女爲智第二節乃絲下一字蝕尚有隻字

未詳釋文闕隻字諳疑從膏之省文釋文竟作贖非

也邑田下尚有田字釋文闕第三節峯是季字非尨
字言歲時有季當卽償之否則女匡之罰大也明從
心從月恒之省文不從止丰疑非在字束哉弗償古
瘠字作瘵束是瘵之省文言歲歉不能償釋文以束
爲秭以歲爲或非是丨口山山皆在秭夫字上皆其
數目卽十二三四字也釋文丨作十是矣至于口作
私山山皆云未詳是不然矣

畢沅阮元山
左金石志

高克尊銘

尊高二尺一寸深一尺八寸五分
分圍四尺銘十一行行五字

夔十又介十卅銀圭函口米△大既口

△山嶽山口△山嶽對口△天司口口口山

止對口孝從中博會山山以魯孝爽徧山

山甘子子孫承嗣山

佳惟十又有六年十月既生雨

霸說文霽雨濤革也从雨从革讀若膊霸月始

生霸然也从月霽聲周書曰哉生霸古文作罍此省文

口博古圖錄鐘鼎未白伯

大師口

博古欵識並錫

白伯

卓說文克

僕山口

博古夫

白伯

卓對對口

博古欵識並錫

天右

口口口

口口口

博古欵識並錫

用

卓

朕口

博古欵識

考後中

尊會

碧落碑

卓用勾

博古

用

云獨眉考無疆卓卓其子孫永寶用

天右用乍朕參考後仲

一尊高克用丐眉壽高克者不見於他傳惟周末衛文公時有高克將兵後卒奔於陳疑克者迺斯人歟若爾則是器蓋衛物也其曰作朕穆考則又言宗廟之制也蓋天子有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有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至於言考則不特止其父而已故謂其大父曰王考謂其曾祖曰皇考謂其

高祖曰顯考此其言穆考之法也周室至於春秋諸侯分裂之時其世雖衰而至於典刑文物者尚在於

是立言有如此者

王輔宣和博古圖錄

浴火小傳

按高克尊銘門人孫子星衍所貽拓本凡五十七

字缺者八字其文皆突起與他器陰識者不同博
古圖錄鐘鼎款識並有此器大小相等文每行五
字惟末行六字作永寶用享與此微異款識所錄
第九行眉考作眉壽釋爲眉壽其第八行穆考之
考別作率字今審銘文穆考眉考同書作率顯是
一字與博古同而博古釋爲考又釋爲壽則款識
摹寫之譌而博古釋文未當也壽字本从老省爾
雅老壽也說文老考也考老也義得相通詩有眉
壽之稱或古人亦有稱眉考者歟博古云周末衛
文公時有高克是器蓋衛物昶攷清人詩序高克

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
將兵而禦狄于竟此文公謂鄭文公也是時狄人
伐衛鄭衛隣國懼其來侵故使高克禦狄閔三年
左傳鄭人惡高克注高克鄭大夫也博古乃以克
爲衛人斷爲衛物其誤顯然歛識引其說逕改衛
字爲鄭信有據矣鄭文公卽位在惠王之世去周
初不過四百餘年亦非周末也古器銘首誌年月
多有惟王二字否或云惟某月某日此尊紀年而
不稱惟王當是鄭文公之十六年後克帥師河上
止四年耳克後奔陳或在陳所作亦未可知

卯敦銘

敦高 寸深 寸圍 二尺
四寸銘 十二行 行十二字

及王 一 又 一 卩 卯 生 霽 于 爰 季 人 奇
外 太 季 出 爰 日 兴 令 外 日 躬 了 于 且 者
所 對 爰 公 日 音 了 自 夾 卯 令 了 以 所 對
爰 了 不 善 也 其 夙 室 用 醜 令 令 口 哉 夢
夫 公 乃 恭 德 余 爰 田 夫 公 官 日 卒 及 令
中 所 對 爰 官 爰 了 中 申 哉 不 聽 乎 中 爰
爰 對 口 對 之 佛 室 乎 中 爰 亦 半 一 乎 于

象旁中

仲

駒父乍

作中

仲

姜敦子孫

永寶用享孝

仲駒父其國氏及世次皆未詳功臣表有騏侯駒左
傳有駒伯爲卻克軍佐則駒其姓也若曰齊景公卒
冬十月公子駒奔衛則駒其名也豈非公子駒以伯
仲而曰仲駒父耶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稱
周道也子生三月父名之二十而冠尊其名而立其
字五十爲大夫則尊其字而呼以伯仲也仲姜者蓋
仲駒父之母或祖也或以爲仲駒父妻則禮曰夫不
祭妻是以知其爲母或祖也按春秋凡婦人皆以字
配姓伯姬仲子季姜之類是也仲姜亦字配姓也齊

許申呂皆姜姓此則未詳其何國女夫器有用器有
祭器凡銘有享孝追孝祀禋者皆祭器九嬪職云凡
祭祀贊玉盥而玉盥之制不見於傳注今宗廟中乃
與瑚璉是爲闕器豈鄭元所謂敦瑚璉簋皆黍稷之
器者歟

宣和博古圖錄薛尚功鐘鼎款識

按前後二銘文字相同前銘在蓋者皆反文左讀
後銘在敦口內者則正書也正書中駒字作𩇛與
寅簋同此器流傳頗多博古圖錄鐘鼎款識有三
品其二蓋器皆全西清古鑑亦有此敦又有仲

駒尊銘文並同唯大小輕重不等耳山左金石志

載此敦云是方式則形製亦異矣仲駒之名不見
經傳博古圖錄引駒幾駒伯公子駒爲證是姓是
名不可遽定古者以字爲氏仲駒公子駒之後卽
可氏駒襄十四年左傳將執戎子駒支注云駒支
戎子名國君之名未必命氏且下文姜戎氏注云
二四岳之後皆姜姓仲駒齊之公子亦出于姜同姓
無婚姻之禮則仲駒不得爲仲姜作敦當非齊戎
二國人也

豐宮瓦當文

瓦當徑六寸四方朱雀元武青龍
白虎四形中一字今藏嘉定錢氏

嘉定錢君既勤得古瓦作𨾏字上下左右作四神形
 一甚奇古可愛並爲之考曰周豐官之瓦𨾏卽聲引鄭
 康成大射儀注證之斯言諒矣元謂說文此卷豐豐
 二字注皆被後人刪改其義久晦說文曰豐豆之豐
 滿者也從豆象形此誤矣當云豐豆之豐滿者也從
 豆凶象形𨾏聲說文曰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此
 亦誤矣當云豐行禮之器也从豆口象形并聲二徐
 尚不知𨾏之爲聲宜更不知𨾏之爲聲因而刪改耳
 鄭君大射儀注云豐字從豆𨾏聲此正鄭君精于六

書之驗鄭注三禮多用說文此當許君舊說鄭引之

也何以明艸之爲聲也多字古拜切古音與豐字同

一部

古音平聲脂微齊皆灰上聲旨尾齊駭賄去聲至未齊祭泰快夫隊廢入聲術物迄月沒曷末

黠鎋薛皆

同爲一部詩三百篇古韻朗然可按丰字雖未見於

詩而害字從彡得聲如泉水三章二子乘舟二章蕩

八章悶宮五章其用韻之處皆與上聲禮體禮體最

近則豐字之从丰得聲也明矣不特此也秉部次于

丰部許云从木推丰元謂此下亦當有丰亦聲三字

徐氏不知而刪之耳秉與豐亦同部相近也

从丰得聲者尚

有彡切二字從切得聲者有齧擊契幫絜怒六字皆與豐字同部

豐豐从豆拜艸皆

聲口囚爲象形口囚與拜脚原可不相聯屬故古文
豐字無口明可省去又說文豐字上六畫皆當左低
一右高作拜形今本作拜平畫者訛俗無以下筆舉此
數證質之既勤審定之庶無蔡中郎不分豐豐之謂

乎

阮元學經
室文集

章其隕賄之及計典土豐甄豐豐豐

精而豐字特非精豐取泉水三畫之平乘後二畫爲

同爲一精三畫論古蹟順然可辨非字精本良欲

一精五朱初察齊州失刻總入豎畫豐豐豐豐豐豐豐豐

出風以四之流經出本中百其四言與豐豐同

金石萃編卷三終甄之田男文北特指其書

金石萃編卷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秦

嶧山刻石

石高八尺八寸廣四尺三寸十一行行廿一字後刻鄭文寶記正書今在西安府學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
群威勳四極耆義直方戎臣壽詔經時
不之濫穴暴強廿五穴季之驚高嘯黃
諧顯即既獻齋成子降尊惠廟軋謨方
豐于繹山羣臣迺省咸命脩委追命鳳

世分土畫鞞引開筭理功戰曰惟流亦
於時自齋古始世齋纂勳及五帝尊
嚴禁止箇个皇帝寶冢亦下長不得起
燭周滅除黔皆甫向彩澤益又羣臣請
略劫卹樂何引箸經紀皇帝曰金何劫
盡始皇帝所爲也今懸牖而金何劫辭
不稱始皇帝其於又證也如後嗣爲也
普不稱成功盛德爾相臣斯臣忝秩嚮
事亦臣德昧所言臣請具劫詔書金何

秦相李斯書繹山碑跡妙時古殊爲世重故散騎常
侍徐公鉉酷耽玉箸垂五十年時無其比晚節獲繹
金山碑摸本師其筆力自謂得思於天人之際因是廣
求己之舊跡焚擲畧盡文寶受學徐門粗堅企及之
猶志太平興國五年春再舉進士不中東適齊魯客鄒
邑登繹山求訪秦碑邈然無覩逮於旬浹怊悵于榛
蕪之下惜其神蹤將墜於世今以徐所授摸本刊石
于長安故都國子學庶博雅君子見先儒之指歸淳
化四年八月十五日承奉郎守太常博士陝府西諸
州水陸計度轉運副使賜緋魚袋鄭文寶記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
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
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窺輒遠方登于繹
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
功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陀及五帝莫
能禁止迺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燭害滅除黔首
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畧刻此樂石以著經紀皇帝曰
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
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
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其刻詔書金

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

右鄒嶧山秦二世刻石以泰山所刻較之字之存者頗多而磨滅尤甚其趙嬰楊樛姓名以史記考之乃微可辨其文曰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凡二十九字多於泰山存者而泰山之石以滅盛德二字其餘則同嶧山字差小又不類泰山存者刻畫完好而附錄于此者古物難得兼資博覽爾

集古錄

右秦嶧山刻石者鄭文寶得其摹本于徐鉉刻石寘

之長安此本是也唐封演聞見記云後魏太武帝登

山使人排倒之然而歷代模拓之以爲楷則邑人疲
於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山是殘缺不堪摹寫
然猶求者不已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置之
縣廨今人間有嶧山碑者皆是新刻之本而杜甫詩
直以爲棗木傳刻者豈又有別本歟按史記本紀二
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
議刻石頌秦德而其頌詩不載其他始皇登名山川
六刻石史記皆具載其詞而獨遺此文何哉

金石錄

直長者爲真本橫刊者爲摹本有徐氏門人鄭文寶
依真本式長刊者法度全備可近于真但攸字立人

相近一直筆作兩股近李處異于建康新刻甚謬

吾邱

衍學

古編

右嶧山碑青社本斷裂多矣余得之習禮檢討嘗見
一陳思孝論嶧山翻本次第云長安第一紹興第二浦
江鄭氏第三應天府學第四青社第五蜀中第六鄒
縣第七然余於蜀中本未之見也

楊士奇東
里續集

卷之六

唐封演謂魏大武登山排倒此碑有縣宰取舊文勒
于石其後徐鉉得模本鄭文寶刻于長安自此刻者
甚衆評者謂長安第一鄒縣最下而杜甫詩又云嶧
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據此數說則嶧山

舊石亡在開元之前其翻本或以石或以木矣則未
知鉉所錄者縣令所刻石耶抑卽肥失真之本耶而
鉉自謂得想于天人之際何也余所收二本一爲鄭
文寶本正臨自鉉者僅存形似無復神情其一本則
至元間翻刻據跋元祐中縣令張文仲又刻之矣此
又當居文寶本之下原文二段後段乃二世詔文都
元敬謂宜在石之傍文寶誤錄爲一而至元刻跋以
爲皆二世頌始皇語尤可笑

趙嗣石
墨鐫華

此碑自皇帝曰以下乃二世詔文在始皇刻石之旁
予見泰山碑如此鄭文寶不見秦刻其所刻乃徐氏

摹本故牽聯誤書然此碑非文寶之傳則後世不復
再見文寶可謂有功於字學者而宋史列傳不言其
能書殆以政事而掩之耳

都穆金
薤琳琅

嶧山石刻其文有云功戰日作當是攻字古人以攻
功二字通用齊侯罇鐘銘肇敏于戎功作攻周禮肆
師凡師不功則助牽王車故書功爲工鄭司農讀爲
功古者工與功同字

金石文
字記

前始皇詔一百四十四字後自皇帝曰以下二世詔
七十九字微小較然分別都太僕云鄭文寶不見秦
刻牽聯誤書非也史記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

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
臣從者名所謂盡刻始皇所立刻石者始皇六刻石
各異其文二世刻此七十九字之詔于六刻石其文
同也碑云窺輒遠方卽親巡又云陀及五帝卽他字
楊升菴金石古文作施及五帝右旁他施雖相似而
左旁方阜則不同宜從他爲近又云燭害滅除害字
上無點篆形似周金薤琳瑯誤以爲周非又云刻此
樂石封演見聞記曰刻此樂石人都不曉顏師古謂
以泗濱浮磬作碑是也又云功戰日作功攻通用顧
亭林已論之余所攷證者凡五字又二世詔曰丞相

一 臣斯左丞相也臣去疾右丞相也去疾徐廣曰姓馮御史大夫臣德其姓則不傳也按周史籀作大篆籀文秦李斯增損大篆異同籀文作小篆亦曰秦篆張懷瓘書斷曰李斯小篆之祖也當李斯霸秦滅六國學荀卿而性欺刻上書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其造書變古成一家法蔽絕後賢掩滅先軌使已得專精獨擅也斯秉政嚴酷卒被五刑其書雄傑竟爲百代典型太史所謂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而其傳則固有不朽者在也子又考始皇本紀三十四年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

金石錄卷四
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襍燒之觀此則博士
官所職者未嘗燒又陳倉石鼓亦得免于煨燼二者
乃前人所未發並附記之

陳奕禧金
石遺文錄

命論之異而其

始皇嶧山石刻在二十八年而碑詞有廿有六年上
薦高號之語與史不同按始皇紀始皇二十六年初
并天下議帝號稱成功號曰皇帝故曰廿有六年上
薦高號也至廿八年乃東行郡縣上鄒嶧山而立石
焉上鄒嶧山爲始皇東巡之始立石嶧山爲始皇立
石之始而史獨不載其辭不可解也

虛舟
題跋

金石文字記云古人功攻二字通用予又按荀子議

兵篇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楊倬註攻當爲功國

語辨其功苦韋昭註功與攻同

吳玉搢金石存

史記繹作嶧金石刻因明白矣作刻石因明白矣中
動作勤從童與婁壽碑固不動心字同又校官碑董
並街彈碑以府丞董察古文尙書董之用威董皆作
董檀弓鄰重江疇注重當爲童張公神碑仙種卽仙
童古重與童本通也或作戎从十十古文甲字戎早
等字因之攸作攸說文解字曰攸行水也從支入水
省秦刻石作汶今此作攸蓋用水省之意優於許而
與汶則不相合矣親巡作窺軻說文又曰窺至也軻

車約軻亦古字通也又強作強上變口專作專中變
田建作肆下變亼數作數譌肆爲胃襲作襲譌豈爲
巨者作𠄎省右筆德作德省中筆此皆于六書之正
不合或是古本磨泐鉉臨寫時以意增改未可知又
壹作壹金作金𠄎作𠄎極作極逆作逆此離互異猶
未失籀篆之正者也碑於明時中斷

畢沅
中
金石記

按嶧山在今嶧縣東南十里水經注始皇觀禮于

魯登此山命李斯大篆勒銘山額名曰書門太平

寰宇記李斯所刻石嶺名曰書門始皇乘羊車登

之其路猶在卽刻石所也原石久毀世所傳皆後

人摹本東里續集載陳思考論嶧山翻本有七今
止存西安鄭文寶本江寧李處巽本紹興申屠駟
本而已數者相較惟鄭模本尙餘古意因依其文
錄之而二本從畧焉思考所稱青社本後有金人
題字云嶧山秦刻磨滅久矣宋初惟江南徐鉉有
摹本贊皇李建中傳寫得之遺余曾祖金紫公傳
子孫四世踰百年靖康建炎兵火相尋舊藏文籍
散落殆盡獨此刻僅存命善工勒於青社郡舍阜
昌甲寅河南李仲坦志共八十餘字載于欽齊乘
楊士奇猶及見之昶屢詢士人屬其訪求是刻卒

無可蹤跡也吳氏玉搢又云曾見李陽冰書嶧山
碑較鄭本差小而力緩筋懈與陽冰他書絕異疑
好事者轉臨鄭本假托陽冰耳今亦不知其處

又按鄭文寶記稱是刻模本徐鉉晚年所得鉉按
定說文末附篆文筆迹相承小異者十三字其中
親言彳无無長六字皆引李斯刻石爲證然所載
彳字注云說文作彳李斯小變其勢蓋卽指刻石
中旣字之旁猶親字彳字皆舉其半言之然模本
旣旁作彳而說文作彳必傳寫之譌

石高四尺九寸廣一尺四寸存字四行
行十二字舊在泰山碧霞元君祠今毀

臣請具劾詔書金石劾因明白奏臣昧
承相

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

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

按史記秦始皇帝行幸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立又
刻詔書于其旁今皆亡矣獨泰山頂上二世詔僅存
數十字爾今俗傳嶧山碑者史記不載又其字體差
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又有別本云出於

夏竦家者以今市人所鬻校之無異自唐封演已言
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皆不足貴也余
友江鄰幾謫官於奉符嘗自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
石處云石頑不可鑿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也四面皆
無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然風雨所剝其
存者纔此數十字而已

集古錄

右秦泰山刻石大中祥符歲真宗皇帝東封此山兗
州太守模本以獻凡四十餘字其後宋莒公模刻于
石歐陽公載于集古錄者皆同蓋碑石爲四面其三
面稍磨滅故不傳世所見者特二世詔書四十字而

已大觀間汝陽劉跋斯立親至泰山絕頂見碑四面
有字乃模以歸文雖殘缺然首尾完具不可識者無
幾于是秦篆字本復傳世間矣以史記本紀考之頗
多異同史云親巡遠方黎民而碑作親輒遠黎史云
大義休明而碑作著明史云垂于後世而碑作陲于
後嗣史云皇帝躬聖而碑作躬聽史云男女禮順而
碑作體順史云施于後嗣而碑作昆嗣史云具刻詔
書刻石而碑作金石刻皆足以正史氏之誤碑旣出
斯立模其文刻石自爲後序謂之泰山秦篆譜云

金石

泰山篆秦丞相李斯書慶厯庚子歲宋莒公惜其殘
剝摹石於東平郡凡四十七字江隣幾治奉符患四
方求者日至厭于供命則又刻其字於縣廨按其文
秦二世詔也史記載始皇帝上泰山立石封祠下禪
梁父刻所立石詔書其叙巡狩以時不書封禪事立
石書詔非緣封禪發之疑史記自誤二世元年東行
郡縣竝海南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石石旁著大臣
從者名如此則泰山刻石始皇帝立始皇詔書刻其
三面二世詔宜在其陰今石南面爲二世詔書始皇
帝刻詔書乃在北西東三面蓋石仆而後入起立植

之以其一面稍完故立之南鄉此其故也考其詞親

音鄰

親輒遠黎民大義著明史作休明陞于後世史作

俶于後世皇帝躬聽史作躬聖男女體順史作理順
且刻詔書金石皆史誤以詞可得證之然昭格內外
或謂爲融古字相借不然則格與隔不可兼用也陞
爲邊陲若垂後世則當作丞說文甚辨慎不應爾見
泰山篆字疑其字誤慎書雜以古字論檢押也曰施
于後嗣石尤可考益爲昆字昔衛宏嘗謂古一字有
兩名者就注之御史夫夫則大夫也莒公亦曰夫中
有天如千人書千今考禮記檀弓曰夫夫是也則

字蓋如此此李斯所得据也大夫貫簪爲夫則大夫

同文義亦可知

廣川書跋

泰山刻石廣川作泰山篆金石畧作封泰山碑

金石錄補

申徒駟會稽碑跋云行臺侍御史李處巽獲劉跋所摹本刻于建業郡庠楊東里集亦云應天府學有此譜刻石余得之張士謙應天府學卽今江寧縣學予嘗屢過其地惟見吳天發神識碑及處巽所摹釋山碑在遵經閣下而泰山譜莫有知者俟更訪得之

金石

存

聶劍光鉞泰山道里記云秦篆刻石先是在嶽頂玉

女池上後移置碧霞元君祠之東廡石高四尺四面
廣狹不等載始皇銘辭及二世詔書世傳爲李斯篆
字徑二寸五分宋人劉跂親爲摩拓得字二百二十
有三近年摹本僅存臣斯以下二十九字未有明北
平許口隸書跋乾隆五年廟災碑遂亡元藏舊拓本
筆意同瑯琊石刻惟字形較大首端界一線中有裂
痕首行上泐二字下泐一字四行請字下有分書兩
行云岱史載秦篆碑僅存此二十九字余至泰山頂
上從榛莽中得之恐致湮沒因口口口以口口古
之遺跡云北平許口并題字徑一寸其城內嶽廟一

石乃從此翻出者真優孟衣冠也

山左金石志

按始皇刻石之辭具載史記本紀石本頌詞久蝕
僅存二世從臣名四行後并殘石遭火矣昶得舊
拓本摹之其第二行止昧死言三字第四行提起
作臣請具刻云云與瑯琊刻石連接者不同疑當
平時此處石已剝泐不能直書故爾金薤琳瑯又云
刻文起西面而北而東而南共二十二行其末行
制曰可三字復轉刻西南稜上則分行位置亦與

諸刻異矣

琅邪臺刻石

石高三尺二寸五分廣三尺十三
行行八字今在諸城縣琅邪臺

五赤下五赤楊

皇帝曰金石勅盡 始皇帝所爲也今

懸鼎而金石勅驛不稱 始皇帝其於

又遠也如後嗣爲止者不稱 成功盛

德

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

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勅因叩白矣臣昧

死請 勅曰可

五大夫關五大夫楊膠

金石錄卷四
三
皇帝曰金石刻盡 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
辭不稱 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

成功盛德

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
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 制曰可

右秦琅邪臺刻石在今密州其頌詩亡矣獨從臣姓
名及二世詔書尙存然亦殘缺熙寧中蘇翰林守密
令廬江文勛模搨刻石卽此碑也從臣姓名五大夫
作夫夫泰山秦篆亦如此或以謂古大與夫同爲一

字恐不然余家所藏古器款識有周大夫始鼎及秦

權銘黔首大安皆用大字蓋古人簡質凡字點畫相
近及音同者多假借用之別無它義東漢時碑刻尙

多如此

金石錄

琅邪臺在諸城縣治東南百六十里臺三成成高三
丈許最上正平周二百步有奇東南西三面環海迤
北爲登臺沙道臺上舊有海神祠禮日亭皆傾圮祠

垣內西南隅秦碑在焉以工部營造尺計之

後言尺寸皆用

此石高丈五尺下寬六尺中寬五尺上半寬三尺頂

寬二尺三寸南北厚二尺五寸今字在西面碑中偏
西裂寸許前知縣事秦州宮懋讓鎔鐵束之得以不

頌碑之秦始皇頌詩及從臣姓名久剝去今所存者
二世從官名及詔書十三行八十六字字徑二寸其
首行五夫二二行五夫二楊繆皆二世所刻從官名
史記所言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盡刻始皇
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是也或指爲始皇從
臣姓名之末行誤矣自皇帝曰以下與史記文句無
少異石上下各刻一線爲界每行八字二行與三相
間少遠詔書與從臣名不相屬也三行止七字者爲
四行始皇提行地也後六行八行十三行並提行矣
末行三字漫漶特甚餘皆可指而識也別有熙寧中

蘇翰林守密令廬江文勛模刻之本在超然臺上相距百餘里與此無涉都元敬金薤琳琅所載宋苜公刻本十七字皆頌詩中語今亦無存

山左金石志
擘經室文集

按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凡七十二句末云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狀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云云張守節正義言王離以下十人從始皇咸與

始皇議功德于海上立石於琅邪臺下十人名字
並刻頌今石刻頌詞全蝕二世詔書之前惟存二
行一云五大夫

闕

一云五大夫楊樛據本紀則首

行闕處是趙嬰名也蓋十人之名每行一人趙嬰
以前尙有八行皆始皇立石時與議之人非二世
從官所謂石旁著大臣從者名者卽李斯馮去疾
臣德之名與此無涉且以後十一行字迹亦頗不
類證之史記正義其與頌詞同刻顯然史載始皇
二十八年上鄒嶧山泰山登琅邪二十九年登之
三十三年之碣石三十七年上會稽旬歲之間

立石頌功事凡六見二世效之不旋踵而已亡天下功德固安在哉自秦至今閱數千年之罽碣石之刻久已無傳嶧山會稽皆出後人重摹泰山石又毀于火而此石巋然猶存且一石中偁存始皇二世之跡金石不朽信有徵矣然安知非造物者厯留此刻以爲萬世好大喜功之主戒也

又按梁書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范雲爲主簿雲以山上有始皇刻石三句一韻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字皆大篆人多不詳雲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讀之如流今觀繹山刻石及史記載

泰山碣石頌詞皆以三句成韻與會稽同而琅邪臺刻石獨以二句且其詞冗長至有三十六韻之多亦與他刻有異

又按漢書藝文志云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今大篆有石鼓文尙存史籀之跡趙高胡毋敬諸作久佚不見世所存李斯書惟此數碑而已衛恒書勢江式論書

表墨池編載庾元威論書唐旋度論十體書並以
小篆爲李斯所作與藝文志合顏師古漢書注獨
云小篆秦始皇使程邈所作謬矣書苑精華載韋
續五十六種書小篆有二一曰周時所作漢武帝
作汾陰鼎卽其文也一曰李斯摹寫始皇碑叙皆
用此體亦曰繆篆又有細篆書云亦秦始皇時所
作夫旣分小篆爲二又析李斯書爲二種并合繆
篆小篆爲一鑿空牴牾莫此爲甚附辨其誤於此

瓦當文字

共四種

瓦當徑七八寸各種自
一字至十二字不等

衛

衛

衛

衛

衛

衛

衛

右瓦得之阿房宮東北土中其文僅一衛字按史記
 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又長安
 志云瓦作楚字者秦瓦也秦作六國宮室用其國號

以別之今衛字瓦當是秦爲衛國作宮室之瓦考史
記索隱六國與宋衛中山爲九國又臣瓚云秦并六
國衛最後亡漢書地理志始皇旣并天下猶獨置衛
君二世時乃廢爲庶人衛雖後亡當於六國並作宮
室衛之爲衛猶楚之爲楚並爲秦瓦

朱楓秦漢
瓦圖記

朱氏云衛字瓦當秦爲衛作宮室之瓦也予得一片
字殊不佳制作亦劣友人處獲觀其五大小精粗亦
不一且有庸劣而近隸體者祖龍之世不應簡陋若
此按漢書未央長樂甘泉建章諸宮皆有衛尉卿一
人掌宮門衛士公車司馬令大誰長令衛士令衛士

長衛候衛司馬旅賁令丞尉主簿等二十二官皆屬焉考宗正都司空上林農官之屬皆有瓦當則衛尉寺近在宮掖亦應各有題字豈精者爲秦作衛國公室之瓦餘爲衛士屋宇之瓦歟

申兆定涵真閣秦漢瓦當圖說

右衛字七瓦秦漢瓦圖記云云敦疑爲不然若衛字爲秦宮瓦當得自咸陽北阪不應得自漢城又不應七瓦爲字大小及輪廓文飾各異攷漢百官表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顏籀注引漢舊儀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衛士於周垣下爲區廬區

廬者若今之仗宿屋也據此則衛字瓦當卽衛尉寺

并宮內周垣下區廬瓦也以形製不同如此

陸敦秦漢瓦當

文

蘭池宮當

右瓦得之漢城西考水經注云渭城縣有蘭池宮秦始皇微行逢盜於蘭池雍勝畧云咸陽縣二十五里有蘭池宮故定爲秦瓦其曰蘭池宮當當字未詳按

三都賦云玉卮無當注云當去聲底也今當作底解

未知是否再各志有上林儲室亦爲漢瓦儲胥藩籬

也宮底之與藩籬義亦相倣存以俟考

秦漢瓦圖記

三秦記始皇引渭水爲長池築爲蓬萊山刻石爲鯨

長二百丈是爲蘭池元和志奈蘭池宮在咸陽東二
十五里以地考之此蓋其宮室之瓦也

涵真閣秦漢
瓦當圖說

右蘭池宮當趙文學得自咸陽考漢書地理志渭城
有蘭池宮不言何帝所起又楊僕傳云受詔不至蘭
池宮如淳曰蘭池宮在渭城文選李善注云咸陽縣
東南二十里周氏陂南一里有漢蘭池宮據此則蘭
池宮乃漢宮非秦宮也而三輔黃圖因史記始皇本
紀有逢盜蘭池之說遂與阿房興樂並列而目爲秦
宮矣本紀云爲微行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
夫曰微行曰夜出則不在宮中可知又曰逢盜蘭池

則無宮可知正義引括地志云蘭池破即古之蘭池
在咸陽縣界亦不言有宮然史言蘭池者特著逢
盜之地漢乃因池以建宮耳古得爲秦宮哉黃圖又
云蘭池觀在城外此則別近以城之觀與同名非此

蘭池宮也

秦漢瓦
當文字

長生

長生

長生

長生

長生

長生 羈極

長生 羈極

長生 羈極

長生 羈極

長生 羈極

長生 羈極

右長生無極自咸陽以南濱渭而東直抵驪山北麓
廢堡隄垣間往往得之故土人習爲阿房宮瓦其文
大率與首三瓦相同而長作常極作極者則不多見
長常古通借字極字說文從木亟聲敬從攴苟聲苟

自急敕也從𠂔包省從口口猶慎言也唐韻己力切

故極字可從敬得聲

秦漢瓦當文字

維不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

維不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

維不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

文曰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近時土人得之

阿房宮故基

涵真閣秦漢瓦當圖說

右瓦三其二宋學博錢別駕得於長安市肆其一俞

太學得於咸陽篆法圓渾古妙諸君皆斷爲秦瓦或

當然與

秦漢瓦當文字

淵源

淵源

淵源

大學

大學

大學

六月三其二 未學則疑 疑則惑 惑則亂 亂則敗 敗則亡 亡則

國

國

國

文曰 雖天判氣 氣亦萬平 天下東寧 我邦土人 格之

歸亦對 歸亦對 歸亦對 歸亦對

歸亦對 歸亦對 歸亦對 歸亦對

歸亦對 歸亦對 歸亦對 歸亦對

歸亦對 歸亦對 歸亦對 歸亦對

歸亦對 歸亦對 歸亦對 歸亦對

金石萃編卷四終 山省 山省 山省 山省







